

新式  
標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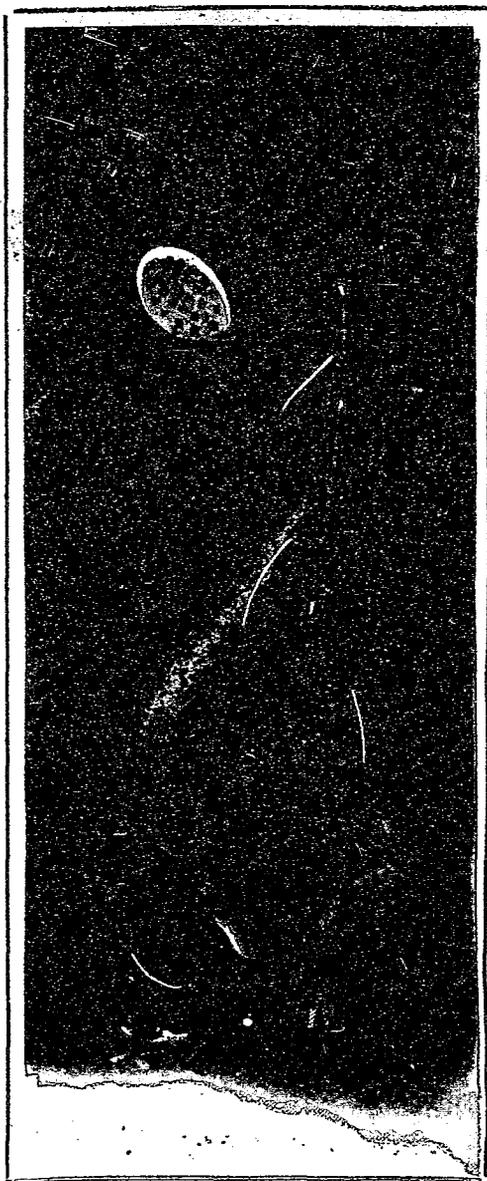
隨

園

瑣

記

杜  
純  
田  
著



# 隨園瑣記

序

余生平著作，癖香隨園，而性情嗜好，又復相近。故自署小印曰：「隨園門下宗學兒孫。」以先生集中與蔣茗生太史書，有後世能宗吾輩之學者，即吾之兒孫云云，因探其詞意，以志服膺，亦若鄭板橋之傾倒徐青藤也。顧余年十六，始得讀小倉山房詩，覺天馬行空，純乎性靈，視癩祭爲工者，相去霄壤。昕夕諷詠，幾忘寢饋。惟時隨侍先大父江山任，縣固山陬，坊間無先生全集，次年從杭州購得三十種，恍如武夷樵子，湘澤漁夫，一旦置身瀛州，方丈見珠宮貝闕，蓬島屋樓，光怪陸離，莫可言狀，不禁心駭目炫，乃杜門下帷，謝絕一切，即時文帖括，亦不寓目。三閱月，大概皆能記誦。先生千秋事業，及身論定，古文宗派龍門，脫胎半山，所謂行氣如虹，千夫辟易，國朝諸名家，侯朝宗、毛西河、魏永叔外，他如鈍翁、竹垞、震川、西溟、愚山、潛庵、謝山、軫石、穆堂、稚威、心餘、甌北、稚存、淵如，各擅其長，各有所短。先生非第高踞一席，直欲籠罩一切。外集浸淫六朝，沈博雄渾，以駢體其文，散行其神。蘇眉山、伯仲之閒，有明一代罕造敵手。八家正宗，惟錢塘吳氏，幾欲接武揚鑿。後人蚍蜉撼樹，訾議者固屬謬妄。就使虛心願學，非畫虎類狗，卽斷脊折臄，蓋曠世奇才。山川鍾毓，造物之賦畀本來特厚，要非凡才所能冀及。余昔每思登倉山之麓，一展遺容，攬六朝勝蹟於蔚藍天畔，訪先生之子若孫，叩生前身後數十年之軼事，無如一劫紅羊，滄桑頓改，此願杳不可償。同治丙寅，薄游滬濱，得交先生之孫翔甫大令，出冊頁八十小像，長身鶴立，鬚髯皓秀，

廣額重頤，龐眉朗目，想見當年神采；並列尹文端相國、莊滋圃、協揆、慶蕉園中丞、孫淵如觀察、王夢樓、張船山太守諸像，蓋先生師友中最契者，余焚香再拜，情名手臨摹數幀，皆爲親友豪奪巧偷而去。若隨園風景，祇能領略於畫圖間矣。夫先生生當盛世，弱冠入詞林，出宰江南，年甫三十，挂冠奉母，營菑於金陵清涼山麓，因山爲垣，隨地布景，明月清風，招之一室，奇葩佳木，樹以十年，著作等身，循良裕後，得大名，得大壽，享五十年人間未有之清福，自天潢世胄，公卿大夫，以及閨秀方外，莫不執贄納交，以一接齒芬爲幸，望若天際真仙人，人間生佛，此固蒼蒼者於古今才人中，破例爲一絕無僅有之創舉也。今夫召伯之甘棠勿伐，右軍之蘭亭常在，物以人傳，地因名重，固也。然而夕陽芳草，無非弔古之思，金谷迷樓，徒興後來之嘆，豈人地之自能傳哉？亦惟文章載籍之有以不朽之耳。讀洛陽名園記，有不自知其穆然神往矣。翔甫生於隨園，長於隨園卅年，回首都成水月鏡花，燕子飛來，猶當向西風作傷心語，况朝游夕宿之園主人乎？是集首敍園之結構，凡亭臺樓閣、水榭風廊、花塢竹迳，各仍其名，識經營之始，述點綴之宜，或左或右，宜雅宜風，以至室中巨細陳設，有同繪水繪聲，使閱者恍如身歷其境，不但承先啓後，爲將來肯堂肯構興復之左券，且令天下人咸知當日之隨園，固有如是之大觀也。所有名公巨卿題贈楹聯，一概照錄，而列事蹟於篇末，則此記也，固孝子賢孫所不容或已者也。嗚呼！隨園雖廢，如不廢矣！

光緒三年丁丑春日閩汀梅鶴山人識於滬濱

### 序

先人往矣而不往，先澤湮矣而不湮，能乎？未能也。然而聲音笑貌，林亭臺榭，與夫一觴一詠，一草一木，皆可追而及之，存諸想像間也，是非語妙天下者不能。簡齋太史謂子孫得一顯人，不如得一文人，有以哉。按太史罷。

官後，築園於金陵，爲娛親計。享林泉之福者五十年；又五十餘年而燬於兵。其猶孫竹溪少尹，旣刊隨園圖，一時名公巨卿，山人墨客，咸歌詠之。今文孫翔甫大令，復輯成是編，志人才之盛，想締造之艱，致極低徊，情忘瑣細，可謂畢才人之能事矣！夫太史之文章政事，各有千秋，堪以不朽者，固別有在，而平生精力，半注隨園，靈爽之所憑，卽杖履之所托也。倘灰燼之餘，仍復舊觀，斬荆棘而植嘉卉，櫛萑葦而鏡清波，烟迷芍藥，春紅露冷，芙蓉秋白，憑闌望遠，山色載酒，問舊風流，壁有新詩，昔所以成世界也。窗橫霽色，昔所以方蔚藍也。作者之心，豈不甚願？乃徒藉如椽之筆，任堂構之勞，慘澹經營，不能自己者，循吏清廉，以貧爲勝，貧無如君何？君亦無如貧何也。且盛衰爲天道之常，不能有興而無廢，縱使名園無恙，而天壤甚大，安得人人履齒盡印，蒼苔轉不若是書之風行海內，筆墨間饒烟霞氣，讀者恍若把臂入林，與倉山主人笑談風月，謂隨園與太史尙在人間可也。是爲序。——光緒四年戊寅清明前三日歷下蔡錫齡——龍九——拜撰。

## 序

讀摩詰之詩，知輞川水木之勝；攬海嶽之記，知西園賓從之賢。若文之奇崛，必待山川巖壑而發；地之靈秀，亦藉詩文華藻以傳。乾隆時，太史袁簡齋先生以詩人而爲循吏，遂乃因山架屋，拓爲隨園，履舄交錯，傷詠雜陳，千載一時，於斯爲盛。逮秣陵兵火，葑屋大廈，靡不蕩然，而園亦與之俱盡矣。余於癸酉乙亥間，一再至石頭城下，迺清涼山而東，訪所謂小倉山者，荒煙榛莽，猶存破屋三椽，野梅數本，觀夫隕陽散亂，秋燕差池，此樹婆娑，生意已盡，廬山面目，迥焉非真，豈必梓澤蘭亭，風流易歇，臨春結綺，始悲陳迹者哉？非有名園之記，誰識結構之佳？因而詢之太史之孫翔甫大令，乃出隨園瑣記一書，舉以相詒，微特風廊霧沼，載筆無遺，卽當日大雅扶輪，騷壇旗

鼓亦足相見。夫一水一石，經始維艱，亦有版築未成，池館遽改，網師寒碧，數易其主，既無賢子若孫，爲之繼起，則殘山賸水，徒供憑弔而已。嗟乎！使今日隨園若存，翔甫必能世有十年種木，萬卷藏書，縱遜昔日之富，儻清遊裙屐，倡答觥籌，是能紹述太史之業者，此瑣記之作，有勳於中而不能已也。余交翔甫十年，過隨園兩度，用弁數言於首，請質世之知翔甫之深與游隨園而不得者。至若太史才大如海，百川障而不盈，尾閭洩而不竭，詩文全集，家絃戶誦，固無待鄙人贊揚矣。——光緒三年丁丑秋七月既望樂安蔣節。

### 序

天下感人最深者，其盛衰興廢之情乎？伊古迄今，事變多矣，自達觀者言之，滄桑常局耳，何論名人勝地？然於數十年中，躬親其酒賦琴歌之盛，復目覩其風流雲散之衰，而謂漠然無所動於中，豈人情哉？亦既唏噓憑弔，而追憶夫當年者，究不能補償於今日，此流傳後世，不得不藉筆墨之靈也。光緒丁丑春，昌館上洋吳觀察寓一日，姻丈袁翔甫先生來，手一編，謂曰：「此余之隨園瑣記也，子其序之。」讀竟，對曰：「先生所手記，皆昌所目見耳聞也，見之真，聞之確，則言之必親切有味，弁言舍昌其誰歸？」憶一弱冠游庠，初赴省試，拜謁袁吉甫姑丈於隨園，獲見先生及謝家諸子弟，裙屐風流，心焉慕之。時姑丈姊適崇柔吉夫人，白髮宣文，主隨園壇坫，殘秋花落，雙湖月明，常於倉山勝處，召姻戚諸少年分題角酒，門捷爭奇，素負氣，詩成輒自矜許，夫人每笑而頷之，賞心樂事，歷三度秋試而不渝，非前生香火緣深，而能分此清福乎？古人關亭之游，俯仰間歎爲陳迹，祇以賢者難聚，勝境不常，孰意天運之乘除，百倍於人事之緯繆哉？嗚呼！可悲也已。咸豐癸丑春，粵逆陷金陵，柔吉夫人殉節園中，昌姑母表妹亦投池者再，遇救出城。是年秋，先生仲兄又村大令，殉難上海，先生奉太夫人避地，亦奉母

居浙者八年。辛酉秋，道出上海，賊警甚逼，殘冬凜冽，偕先生暨薇生表兄北渡，雪海冰山，烽烟滿目，舟子心懷叵測，中夜與先生起語，惴惴然以生全難保爲慮，回憶十餘年前，隨園聚首之樂，相對悽然，不禁淚數行下也。與先生交以淡成，戊辰冬別後，至是又八年矣。匪特園之云亡，卽園中宴集如子和小尹龍溪諸君子，均已長逝，可勝嘆哉！雖園中軼事，歷歷在目，而如露如電，如夢如泡，非斯記烏足以傳信耶？昌家自夢樓公與子才太史相契，四代世交，重以姻婭，故能瑣屑言之，俾觀者知園外多年之踪跡，歷險夷而彌親，而園中少時之歡娛，更相喻於無言之表。江海茫茫，遙望京口，故園久已鞠爲茂草，視隨園之燬，不同此悲涼哉！惜無先生之筆以記之，是則可愧者耳！——姻世愚姪丹徒王榮昌謹序。

嘗讀李去非書洛陽名園記後，謂唐開元天寶間，公卿貴戚，開館列第於東都者，數以千計；及其亂也，池塘花木，廢而爲邱墟，高臺廣榭，化而爲灰燼，百有餘年，蕩然無存，故曰園囿之興廢，關乎洛陽之盛衰。余則曰：「世間好物不堅牢，彩雲易散琉璃碎，其理固當如是耳。」隨園者，先大父之菟裘，金陵名勝之一也。其間山水之佳，樓臺之美，花木之盛，觴詠之繁，久已圖不勝圖，記不勝記；見於詩歌，更不一而足。蓋先大父慘淡經營，優游嘯傲者五十年矣。逮癸丑春，粵匪陷城，園亦隨燬，湖自卜築之日，亦閱百有餘年，盛衰興廢之理，古今初無二致。雖重興土木，復構亭臺，在子若孫者，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而蘭亭梓澤，再觀綦難，惟筆墨之常存，斯園林之宛在。余生也晚，去先大父捐館時三十年，又早失怙，生長於是，嬉游於是，讀書又於是，二十餘年中，見聞足資談柄，閒中無事，追憶類誌之，可以補五圖六記，及諸詩詞中所未及，題曰隨園瑣記，俾世之曾游隨園者，爲印證之資，未窺隨園者，增想像之趣，諒不至以浪費筆墨爲譏耳。——光緒三年歲次丁丑正月錢塘袁祖志——翊甫氏——自識。

# 題詞

秀亦汪守愚虎溪

袁六頃致函，謂將爲瑣記，不可無子詩，詩成曷先寄？我未見所作，請姑射以意。祖德人共知，流傳有同異；名園世所仰，規仿窮智計。探囊出家珍，幸君勿少闕。烟霞有發凡，花月爲比例。擴充畔牢愁，張弛冷經濟。自成一言，不脛走四裔。舊遊讀應泣，曲士見或冒。才子之子孫，未除才子氣。隨園書倉書，鈔摘胥子手。隨園食單食，鱸炙壓予口。綠天青玉案，屢得憩予肘。畫廊紫藤花，幾經拂予首。予居近君家，予兄亦君友。少年際昇平，名山競詩酒。浩劫成大無，流風掃諸有。昔翻凌雲姿，今胡抗塵走。酒痕與詩夢，零落舊山藪。願君勿復記，增我顏色忸。猶憶盤之中，鏡大如戶牖。幸今碎如泥，免見予衰醜。石城百戰收，斯園贖荒麓。草堂草自長，柳谷柳全秃。雙湖淺於杯，六橋無寸木。骨立千嶙峋，猶覺異凡族。其時某鉅公，先登聘遐矚。上書會鄉湘，乞賜作湯沐。事雖格不行，雅志信絕俗。甘以萬戶侯，易此一空谷。隨園論賞音，應推此公獨。願君考姓名，泚筆亟爲錄。疊石爲假山，縛樹成虬枝。矯作非不工，奈少天然姿。人作隨園遊，如讀隨園詩。巖缺梅爲門，垂花若罌罍。岸腰松偃蓋，臥波如盤螭。凡此皆天成，妙絕不可思。樓觀有時復，此景難重追。記之不可緩，命意當在茲。我爲隨園賀，北向傾一卮。醉語雜悲喜，聊藉爲題辭。

上海葛其龍隱研

園林與廢原無定，但得名人自足傳。勝跡重看新著述，風流猶憶舊神仙。謫來蓬島三千里，占斷倉山五十年。此日滄桑增感慨，不忘賴有子孫賢。海內爭推太史名，最難清白繼家聲。亭臺身後仍無恙，花木園中倍有

情。佳士長聯胡蝶會，深園亦結鷺鷥盟。君家語語均工吟咏。六朝烟景供消受，此福修來自幾生。無端浩劫造紅羊，  
 金粉俄成瓦礫場，莫嘆林泉都冷落，回看城郭亦荒涼。青箱克紹千秋業，彤管還流百代芳。  
金以癸丑之變，柔吉，魯華兩女史皆殉節。更有孤忠昭瀝瀆，年年祠宇薦馨香。君仲兄又村大令殉難上海。海上頻年作宦遊，重尋舊夢寫新愁。  
 山爭向毫端赴，風月都從眼底收。令我如經謝公墅，有人空憶秣陵秋。一編足補隨園記，不負前人燕翼謀。

錢吳 斌小軒

名園自昔占風流，酒壘詩壇儘唱酬。回首滄桑纔一瞬，等身著述足千秋。六朝金粉搜遺蹟，三月鶯花紀勝遊。  
 今日編成增感慨，念家山破不勝愁。當年名勝費搜尋，根觸繁華感不禁。風月難消遊子恨，湖山易動故園心。  
 思量白鷺洲前景，商訂紅羊劫後身。幸有千竿修竹在，近來綠葉已成陰。湖海飄零筆一枝，消除豪氣只餘詩。  
 人欽家世傳清白，我慨琴書值亂離。入畫祇遺荆樹稿，買山誰助草堂貲。要知客裏蒼茫感，忍話鄉園全盛時。  
 富貴功名願未成，興酣落筆尚縱橫。風騷韻事誇雙絕，花月因緣感半生。豔曲乍翻新樂府，清詞不負舊家聲。  
 曾聞到處推袁久，海上今尤賴主盟。

寶山沙慧孫稚聰

小園倉山一角苦，菟裘當日足徘徊。人誇裙屐風流盛，我羨鄉鄰福地開。賸蹟已難尋瓦礫，夕陽何處弔樓臺。  
 文孫幸得留遺研，未付昆明劫後灰。愁絕袁絲鬢漸斑，客中詞賦動江關。六朝金粉銷沈後，一代風騷想像間。  
 難得碑能述祖德，那堪曲唱念家山。平泉花木從頭記，堂構千秋豈等閒。

嘉興孫熙曾辛田

地因人重最難忘，如此名園勝洛陽。一代風流賢太史，六朝山色古清涼。釣游自昔開中樂，臺榭於今劫後

荒。紹述箕裘占繼起，莫將舊業感滄桑。

歷下 蔡錫齡龍九

卜築園林日下門，東南壇坫昔推袁。何期勝地遭兵火，難得才人作子孫。一代詞章開大雅，六朝山色瘞精魂。摩挲此記休云瑣，中有承平景象存。

江密黃 鐸小園

憶昔少年日，倉山一再過。樓臺雲縹緲，池館樹婆娑。花氣散瑤席，泉聲引玉珂。無端經劫火，坏土冷巖阿。史筆妙如繪，吟人獨感秋。名園宛在目，往事記從頭。夜雨烏啼急，春風燕語愁。此編足千古，莫漫歎沈浮。

仁和葛廷翰蓮白

風流太史老神仙，領袖騷壇五十年。占盡才華消盡福，聲名贏得萬人傳。名園端合住名流，人去園空山自幽。留得一編佳話在，騷人勝地總千秋。湖山憑弔空陳跡，花月因緣記舊盟。眼底滄桑驚太幻，斜陽芳草不勝情。海上勾留兩鬢斑，烟霞非復舊時顏。殘山賸水凋零盡，止有蕭蕭竹數千。十年宦海嘆浮沈，閉戶空門歲月深。自有平泉新記載，鴻泥好向卷中尋。箕裘遠紹先人志，堂構難從此日新。堪羨江郎一枝筆，廬山面目寫來真。

舍 范壽棠小菴

名園曾訪憶當時，紙上重游喜不支。宛似丹青傳畫稿，一邱一壑惹人思。寫情寫景筆玲瓏，妙手如君奪化工。領略烟霞多少趣，都歸此記一編中。羣推家世擅風流，遺跡傷心竟不留。此筆傳來神於活，倉山真面又千秋。蠶金爲問幾人存，堂構能承賴子孫。櫛獨清芬揚百世，忠臣循吏萃諸昆。

舒州陳衍昌題

綠野平泉迥不如，神仙曾在此中居。盛名畢竟難磨滅，傳到而今浩劫餘。百年人說老烟霞，當日公卿盡駐車。事事教人生景慕，豈惟種竹與栽花。名園占盡六朝春，千古常教耳目新。莫爲山靈傷舊主，眼前纔起有詩人。四時景物愛吾廬，手寫心摹勝繪圖。風雨一編爭快靚，釣游難得未模糊。

烏程閔之鐸

寫得名園在眼前，文章神妙到毫顛。蘭亭已矣休惆悵，賴有孫枝冠世賢。每從夢裏想林泉，恨我遲生五十年。留得一編佳話在，教人讀罷勝游仙。

### 調寄齊天樂

江寧黃文瀚

年時白下歸帆挂，倉山記曾登眺。石蝕頑苔，琴鳴野水，依舊斜陽遙照。寒烟蔓草，幸墓碣猶存，尙容相弔。世界清涼，劫灰何事亦飛到。東南名勝已矣，嘆流傳百代，惟此新稿。逸事空羣，風流絕世，想見當時懷抱。幾回夢繞。況生長斯園，更增傷悼。此後天涯臥游，知不少。

### 調寄百字令

南洋華夢玉約漁

清倉峽裏，想袁安當日，琴檜瀟灑。地老天荒風月在，定有吟魂歸也。烈女顏紅，忠臣血碧，頓長山林價。登高能賦，一門甯獨風雅。曾記羣玉山頭，雲烟滿目，屐印留苔罅。或辛壬間余兩至，羣玉山頭，園中一勝景也。一霎紅羊歸活劫，何處高低亭榭。鴻雪浮生，鹿蕉殘夢，子細從頭寫。前游根觸，淚珠零落盈把。

調寄憶舊游

江帶黃文達

記尋詩泛舸，挈酒嬉春，勝地曾游。天釀紅羊劫，把瓊樓畫閣，一例均收。重來不堪憑眺，荊棘滿山秋。賸烏下寒蕪，蟲鳴敗葉，夕照都愁。悠悠百年感儘，往迹追維，記載從頭。夜雨燈窗下，溯琴檜幽況，猶覩風流。爲問昔時儔侶，無復舊盟鷗。慨境幻烟雲，相期此卷終古留。

隨園瑣記目錄

卷上

- 記堂樹
- 記楹聯
- 記遺訓
- 記邱隴
- 記著作
- 記手澤
- 記圖冊
- 記翰墨
- 記四時
- 記花木

卷下

- 記食品
- 記軼事
- 記幽境
- 記宴集
- 記吟詠
- 記餘韻
- 記器物
- 記寇亂
- 記世系
- 附記殉難上海事蹟傳文詩對詞聯並附

# 隨園瑣記卷上

錢唐袁祖志翔甫著

丹徒包祖同校

## 記堂榭

小倉山房 山房三楹，居北山之嶺，面對倉山，爲園中主室。中設大鏡，縱橫七尺，乃廣東方伯張松園先生所贈。集中有謝鏞七言長古一章，末句云：「照到衰翁心膽上，感恩兩字最分明」是也。又有句云：「望去空堂疑有路，照來如我竟無人」亦詠此也。山房前楹所懸聯句云：「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修竹，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邱。」爲李因培侍郎所贈。沈凡民先生補書。

夏涼冬煖所 山房之左，有室一區，顏曰「夏涼冬煖所」。南窗極宏敞，檐外樹桂，薰風徐來。窗下大几，嵌滇南大理石，長幾及丈，闊半之，爲先大父朝夕觀書，握管常坐之處。東壁嵌玲瓏木架，上置古銅鑪百尊，冬

溫以火，舉室生春焉。

盤之中 由東廂屈曲繞行至山房之後，三楹面北，曰盤之中，取盤谷序中句意也。窗外古桐，垂蔭幾滿，境極幽靜，人跡罕至。

金石藏 一室之中，四壁之內，專度古銅器皿碑石，下逮漢瓦，六朝甌。集中所詠商尊，亦在其列。顏曰「金石藏」三字，八分書，未署名。

古柏奇峯 古柏得自黃山集中，所稱毀門而進者也。京江潘蓮巢（泰壘）繪圖，王夢樓先生（文范）題句。庭前矗立，旁樹怪石，儼若峯巒。室中題「古柏奇峯」四字爲額，爲梁文峯（蘭）所書。

環香處 四壁皆窗，窗外皆桂。當構室時，鋤地得舊甌數方，檢取有字，因選三甌，以顏其額。

小眠齋 一面東南，襪屈曲而幽遠。階前疊石爲芍藥臺，香氣襲人，花光醉客，爲廿三間屋最僻之所，靜中佳境也，故堪小眠。

書倉 隨園藏書三十萬卷處也。爲室三楹，南檻迎風，東西北三面皆環列廚架，繚帶紛紜，芸香馥郁，鄴侯曹氏不得專美於前矣。

琉璃世界 書倉之東廂曰琉璃世界，爲室二重，窗嵌西洋五色玻璃，光怪離離，目迷心醉。中懸先大父六十歲小影，爲烟雲如意圖，錫山吳省曾寫真相，國尹公繼善題詩曰：「青山多白雲，雲爲山人有。披圖欲問之，可能持贈否？」

幃山紅雪 屋如舟式，窗嵌全紅色玻璃。南檐外垂絲海棠二株，當春著花，燦若雲錦。先大父集中句云：「不信天孫織雲錦，年年都挂此花梢。」蓋指此也。又云：「誰把幃山萬重雪，盡貽兒女作胭脂。」故莊澗園協揆（有恭）題其額曰「幃山紅雪」。

綠淨軒 繞廊而西，列屋兩間，窗嵌全綠色玻璃。

有榻有几，有廚有架。架上盡列印章圖書，四座生涼，一塵不染，因綠而淨，因淨愈綠焉。

蔚藍天 軒右一椽，兩窗皆嵌全藍色玻璃，几榻器具，悉嵌螺鈿。有硯一方，修廣二尺，有奇，題曰「海天旭日之硯」。架上皆置碑帖，集中有句云：「客來笑且驚，都成盧仝面。」卽指此室也。

水精域 由蔚藍天迤北，爲水精域，以四窗皆嵌全白色玻璃故也。几案坐榻，皆係雕漆爲之。壁間懸隨園後記一篇。

捧月樓 樓在蔚藍天上，捧天上之蟾輝，挹西山之爽氣，清涼山翠微亭，遠眺在目。

詩城 沿西山一帶，築長廊數百步，廊壁盡糊粉，贈題壁之詩，不下數千萬首。上更鑿石刻「詩城」二字，弟子梅沖曾作長歌焉。

小香雪海 詩城之下，種梅五百本，山巔築亭，顏曰「小香雪海」。夕陽既西，殘雪在樹，寒鴉爭噪，獨鶴歸來，此際徘徊，實爲仙境。主人消寒賦集歲歲無虛。

悠然見南山 有樓三層，面山而結，憑欄一望，全園在目。額曰「悠然見南山。」聯曰：「林木翳然，便有濠濮閒想，清風颯至，自謂羲皇上人。」

南軒 樓之二層，題曰「南軒」。中藏小倉山房詩文全集之板，平時扃閉。

因樹爲屋 銀杏一株，大可十圍，蔭垂數畝，結屋其下，顏曰「因樹爲屋。」字大於斗，爲宣城梅鉞書。集中有句云：「最是一株銀杏古，參天似表此山尊。」是也。

詩世界 自先大父有詩話之刻，海內投詩者，不可勝計，其佳句之入選者，無論矣。至所投之原稿，日積月累，度置如山，於是葺此室以儲之，顏之曰「詩世界。」

南臺 在三層樓左，面對南山，俯臨全園，故曰南臺。臺上大樹爲幕，綠陰匝地，夏日納涼，良宵玩月，最稱爽適云。

綠曉閣 閣在小倉山房側，夏涼冬燠，所之上，亦曰南樓。東南兩面皆窗，開窗則一園綠樹，萬頃琅玕，森

然在目；宜於朝曦初上，衆綠齊曉，覺青翠之氣，撲人眉宇間也。

羣玉山頭 南臺之左，迴廊如摺疊式，迤邐而下，中結小亭，爲游人駐足小憩之所，顏曰「羣玉山頭。」旁懸一聯云：「放鶴去尋三島客，任人來看四時花。」集唐人句也。

柳谷 垂柳之中，有軒三楹，背山臨流，極稱軒爽。山上徧種牡丹，花時如一座錦繡屏風，天然照耀。夜則插燭千百枝，以供賞玩。花下排日延賓，通宵讌客，殆無虛晷焉。中懸先大父自題一聯曰：「不作公卿，非無福命；都緣懶，難成仙佛，爲讀詩書又戀花。」

竹請客 谷旁有籬圍竹一叢，中立奇石七峯，取竹林七賢之意，亦曰「竹請客。」

雙湖亭 湖上有橋，橋上有亭，顏曰「雙湖。」爲楊思立所書。橋之西爲裏湖，種紅芙蓉，東爲外湖，植白菖蒲。水面風來，天心月到，可以放艇，可以垂綸。夏日最宜，熱客到此，勝飲一服清涼散也。

**鴛鴦亭** 沿隄而南，於山凹水曲處，建兩亭相爲連屬，如疊雙方勝式，號曰「鴛鴦亭」。集中有句云：「爲有池遠開並蒂，水中亭子學鴛鴦。」是也。

**渡鶴橋** 長隄橫互於湖中，兩旁間以桃柳，迤邐不斷，游人履此，宛如西湖。蘇白兩隄光景，隄半有橋，名曰「渡鶴」。蓋石梁也。

**水西亭** 水西亭亦名垂虹亭，在湖之西，形如巨艇。周以紅欄，聽鶯觀魚，別有幽趣。萬竿修竹，兩岸芙蓉，游人至此，必須小憩。西山之水，皆由此趨入於湖焉。

**滄碧泉** 泉出石下，上皆幽蘭。三字行書鑄於石壁，爲王蘭泉司寇（昶）所題。

**小棲霞** 泉上有堂，周以回廊，壓屋老桂數十枝，香氣觸鼻。尹望山相國題曰「小棲霞」。時高廟南巡，相國正嘗治棲霞山爲駐蹕之所，因此間形勝彷彿，故題是額。中有聯云：「雲山金石圖書，此地可稱三絕；循吏儒林隱逸，先生自有千秋。」

**判花軒** 判花軒在三層樓下，面臨牡丹臺。此額

最久，蓋前主人設茶肆時，卽有此名；先大父既擴其園，而仍其舊焉。

**天風閣** 南山種竹萬竿，不留餘地，山巔建閣，顏曰「天風」。東可以瞻孝陵，鍾山北可以眺長江，天塹西可以挹清涼，諸山之爽，南可以矚謝朓治山之奇，洵爲登高之極致也。

**六松亭** 結松爲亭，其數六株，天然成就，不假人力。其枝幹之披拂，儼然綠瓦之參差，嘯傲其間，幾疑仙侶。

**半山亭** 山半結亭，以椽代瓦，亦備游人停足憩息之所。萬竹之中，極稱幽靜。

**迴波閣** 水自西來，勢將東注，湖邊建閣，號曰「迴波」。非障其流，願行緩緩，落花水面，亦藉此小作迴旋焉。

**藤花廊** 山房之前，迴廊曲折，有藤一株，根出於屋，盤旋天矯，如虬如龍，支木架棚，垂蔭幾滿。花時粉蝶成羣，游蜂作隊，春光逗滿，何止十分。額爲家奉圍方伯

公所題，並綴跋語數行，今不能記憶矣。

山上草堂，草堂居北之巔，為萬竹所繞，上即天風閣也。境最幽靜，夏日為宜，蓋風傳天籟，露滴清響，竹間之趣，可以時時領略焉。

### 記楹聯

雲山金石圖書，此地可稱三絕；止水中翰  
循吏儒林隱逸，先生自有千秋。

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脩竹；因培侍郎

是能讀三墳五典，八宰九邱。

不作公卿，非無福命都緣嫩；

難成仙佛，為讀詩書又戀花。

廉吏可為魯山四面牆垣少；徐奕瓊

達人知足，陶令歸來歲月多。

祇一座樓臺，占斷六朝烟景；柳城黃文炳

問幾人詩酒，能爭絕代風流？

方朔少時，二十萬言書盡讀；

傅隆老去，八十餘紙手親鈔。

民不能忘，始信淵雲賦政事；談文公

敏而好學，莫疑巢許是閒人。

著手成春卷中著述皆千古；莊念慈

有官不仕林下逍遙見一人。

林木翳然，便有濠濮間想；

清風颯至，自謂羲皇上人。

日對十頃琅玕，如封萬戶；汪世

坐擁五車圖書，何假百城；

二十科翰林，老猶似少；世壇

一百卷文集，多而能精。

野王之地有二老；

北斗以南，一人。

羲皇以上懷陶；龍山蒼

山水之間樂醉翁。

放鶴去尋二島客；

任人來看四時花。

讀書已過五千卷；

此墨足支三十年。

此地在城如在野；

其人非佛亦非仙。

天爲安排看山處，沈凡民

風來洒掃讀書窗。

曠代仙才流下界；

半天人臥在高窗。

爲官不過六百石，郭運奇

著書豈止五千言？

人指所居爲福地，錢辛楫集查初白句

天留此老應文星；

天上何曾有山水。

人間樂得做神仙。

潘安仁閒可奉親，李晴江

郭林宗貞不絕俗。

真才子必得其壽，上海季林松

謫仙人未免有情。

樓臺四面神仙境；

花鳥三春富貴居。

先生何許人也？

老子其猶龍乎？

中天懸明月，王集

絕代有佳人。

大名還在杜，張船山本史

時論又推袁。

舉頭望明月；

盪胸生層雲。

風煖鳥聲碎；

日高花影重。

春秋多佳日；

言笑無厭時。

門無鳳字；

座有雞談。

## 記遺訓

先大父三十三而致仕，八十二而考終，計享林泉之福者五十年。當八十時，卽爲先君子先叔父分析資產，曰：「所不能分者，惟此文心耳。然斯園亦不可分，願汝二人子孫世世共居焉。」

先大父有遺囑一篇，洋洋數千言，無微不至。未贅數行云：「吾百歲後，諸事俱備，所有詩文，亦均付梓，惟隨筆三十卷，考據之學，非我本懷，祇宜於身後刊之。汝弟兄二人分任，一理喪儀，一刻此書可也。」

先大父嘗曰：「余身後得保此園三十年，余願足矣。」先君子躬承庭訓，凡一花一木，手自經營，厥後仕大梁，嘗以廉俸葺而新之。余兄弟暨姪輩，讀書園中，兢兢焉每以仰承先志爲勉。逮癸丑春，金陵被陷，名勝之區，悉遭殘燬，吾園亦罹此劫。所不料者，歷十有二年，而始克復，亟歸省視，則已鞠爲茂草，不但亭畜花木，蕩然無存，卽瓦礫亦無踪跡，詢之遺民，則以叛賊絕糧時，遍

處皆墾種禾麻菽麥故也。溯自先大父以嘉慶丁巳棄養，迄咸豐癸丑計閱五十五年，雖在天之靈可無遺憾，而蘭亭已矣，梓澤邱墟，他人憑弔，尙增感慨，況子若孫者，更將何以爲情耶？

先大父遺囑云：「余身後墓道，不必立碑，但書一碣曰：『清故袁隨園先生之墓。』千載而後，必有知我者。」後遭兵燹，賴不題官閭故墓道獨未傷殘，此則可慰在天之靈耳。

## 記邱隴

先塋在園之西，松柏森然，爲先大父所手植。每當春秋祭掃，舉家循山而行，無須出門，卽抵墓所。祭田六十餘畝，在園之東西，計田戶十三家，有稻田，有柴山，有魚池，有菜園，有竹木果實，收租取實，極稱其便。

先大父墓志銘，刻石二方，一藏幽宮，一嵌山房之右廂壁上，爲桐城姚姬傳先生（覲）撰文，吾鄉梁山

舟先生(同書)所書此石至今尙在。

記著作

小倉山房全集計三十種。文集古文也。外集駢體也。詩集古近體也。太史稿時文也。詩話也。續新齋諧也。食單也。尺牘也。八十壽言也。隨筆也。同人集也。紅豆村人詩稿也。三妹合稿也。女弟子詩選也。捧月樓詞也。碧腴齋詩稿也。何南園詩稿也。湄君詩稿也。小雲詩稿也。素文女子遺稿也。三家詞也。七家詞也。裝訂成冊計八十本。每大比之年任坊間自備紙工來園刷印。本園每部取板資銀壹兩。

全集之由本園出售者白紙每部價銀五兩。竹紙每部價銀三兩六錢。坊間則聽其自定價目。每年統銷約在數百部焉。

小倉山房外集曾爲吳門石琢堂殿撰(諱玉)註釋。題曰袁文箋。正久已梓成行世。乃後有陶孝廉(亮采)者亦吳人。謂石註太略亦間有誤釋之處。於是重加箋

釋。既詳且賅。可稱贍博。仲兄祖慰署理上海邑篆時。志在錢板。正當鈔錄校對之際。忽然亂作。遂并原本俱失。是誠恨事!

與琢堂先生同時。有周君絃堂者。自稱汗漫山人。亦吳人。將石箋重加校註。較石本加詳。刊於粵東。故南省罕觀。亂後購得翻板中有韓桂舫尙書一序云。余與吳縣石琢堂。元和周絃堂。生同里。幼同學。長同案。臭味無差池也。乃琢堂發而絃堂困命也。琢堂發而中歲歸田。絃堂困而老年無子亦命也。至琢堂能爲袁文箋。絃堂能爲外集註一也。二人之學。吾不能爲之軒輊焉。然觀琢堂之箋。淹貫今古。其唐之李參軍乎。觀絃堂之註。考核詳明。亦五臣之流亞歟。余職冠秋曹。愧無建樹。轉不如二人之有以傳後矣。是爲序。時在嘉慶二十四年己卯陽月。元和韓葑。」

先大父曾有州縣心書。見之詩集。而此書竟不知流落何所。又有隨園公案一書。本係他人所刊。坊間販買。風行一時。另有編成戲劇。如斷蜈蚣斷驢子斷雞子

斷筓斗之類，沿街唱演，殊爲可笑。

### 記手澤

先大父有句云：「題圖詩不存。」蓋平時隨手應酬之作太多故也。數年前有人持寶應王樓村先生十三本梅花書屋長卷見示，中有先大父題句，果未曾載入集中者。其詩曰：「展卷懷先哲，梅花影未彫。交情兼四代，物望重三朝。誰贖文貞宅，重題司馬橋。印章仍返趙，與受兩魂消。」並書跋語於後云：「予幼時聞先大父受知於樓村殿撰，爲揄揚於新城尚書尙書集中，有贈袁生詩，前輩聲應氣求，古風可愛。予年未三十，以詞館出宰江甯，聘孟亭太守修志，彼此賡唱甚歡，方知卽殿撰孫也，相得益甚，贈余青田石小印一方，上鐫「十三本梅花書屋」一蓋卽樓村公所常用者。予家祭時，告知先祖，寶而藏之。嗣後孟亭卽世，其從子少林，天才清逸，以詩鳴淮揚間，與予爲忘年交。未幾以名進士官楚中，相隔數千里，芳訊遂疏。今年天子擢守平樂，丁母憂歸

里，予過寶應訪之，席間出此卷屬題，遂得親見梅花書屋焉。雖十三本之數未必皆存，而丹青所圖，故無剝落。追思七十年來，人海滄桑，音塵如夢，少林兩鬢蒼然而予亦杖朝，在卽展卷之餘，能不歎歎欲絕哉。爲題四十字以抒予懷，而仍以青田印章還之，故主俾少林家祭時，亦告知而曾祖而伯父，以志兩重公案云。末註「乾隆五十七年除夕前一日，錢塘館後學書於隨園之小倉山房，年七十七。」後又註云：「嘉樹丙辰重閱此卷，始知前款失書某名，重補二字，並自慙其老。」

文信國綠端蟬腹硯，修廣各三寸餘，受墨處微凹，底圓而凸，象蟬腹，沿左邊至頂，刻謝臯羽銘云：「文山攀髯之明年，疊山流寓臨安，得遺硯焉。憶當日與文山象戲，譜玉薤金鼎一局，石君同在坐右，銘曰：「洸河石碧於血，千年不死，萋宏骨。」款識臯羽」二字。先大父貯以檀匣，而識原委於匣蓋云：「乾隆丁未十二月，杭州臨平漁父，網得此硯於臨平湖，王仲瞿居士舟過相值，知爲文文山故物，以番錢廿元得之，轉以見贈。余仿

竹垞詠玉帶生故事，爲作匣，兼招詩流，各賦一章。甲寅六月望日，袁某記於小倉山房，時年七十有九。此跋載於兩般秋雨庵隨筆中。

江甯縣署二堂，曾有先大父自書一聯曰：「獄豈得情甯結早，判防多誤每刑輕。」藹然仁人之言。亂定後，縣署更新建造，此聯亦復補刊重懸。後之人亦必有心乎民瘼，而能會此意者。

距園三里之遙，有綠園者，擅水石之勝。後歸邢氏，蒼而新之，落成之日，宴諸名士於園中。先大父即席贈以楹帖，王夢樓太守手書句云：「舊地怕重經，記當年絲竹讌諸生，回頭似夢，名園難遇主，幸此日樓臺逢哲匠，著手成春。」蓋先大父知江甯時，曾召新進生員飲於此堂故也。

先叔祖香亭公，工寫山水，家藏多本，經亂皆失去。嗣於江浦蓋氏獲一便面，裝演橫幅，桐鄉金瀛仙太守（安瀾）爲題其後云：「隨園序紅豆村人詩，不稱其工六法也，故世鮮知者。文孫翔甫言所畫山水，悉燬於難，

則泯沒無傳矣。神物護持，得此便面，其吉光之片羽乎！昔李營邱之孫名宥，官開封府尹，倍價收購祖畫，翔甫之孝思同之。異日官階愈高，物色海內，必不止此，余不敢效米海嶽遽作無李論也。」

桐城張子畏太守（寅）亦題五古一章云：「神物不出匣，誰能知其異？況復擾擾間，琳瑯半捐棄。過江有名士，北苑獨樹幟。讀畫如讀書，想見詩人志。天不忍沒才，貽謀示勿墜。子孫永寶之，補作傳視記。」

先君子工倚聲，先叔父工繪事，故先大父有句云：「都爲而翁補缺如」也。乃後於松江廖氏，見有先君子所繪山水橫幅一幀，上題「寫得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意」，旣已乞歸珍藏，不數載，又復遺失。

### 記圖冊

園中所藏圖冊極繁，嗣亦頗多遺失，客至必欲索觀者，則思假歸娶圖、隨園雅集圖及隨園五圖也。他如游天台圖、游雁宕圖、十三女弟湖樓請業圖，重到滄陽

圖，亦皆珍襲，餘則俱曠闕如矣。

恩假歸娶圖長卷，已忘爲何人筆墨，圖中寫先大父少年玉貌，披紅斗篷，騎白色馬，行風雪中，前後從者數人，跨衛同行。圖後題跋，不下數百人，皆雍乾時老名宿，內中佳句已選入同人集及詩話中。

隨園雅集圖卷更長，大圖中五人，一沈歸愚尚書，一蔣心餘太史，一尹似村公子，一陳梅岑司馬，一卽先大父也。或觀書，或撫琴，或垂釣，或對語，神采畢肖，爲錫山吳省曾筆墨。圖後題者更多，皆乾嘉名宿，最後一人，則吾鄉吳穀人祭酒（錫麒）也。從此擱筆，數十年無人加墨。迨道光初年，揚州阮文達公（元）予告在籍，余家敦請題句，文達謙讓未遑曰：「卷上皆老師宿儒，科名前輩，余何敢置詞。」但書八分數字曰：「儀徵後學阮元拜觀」而已。芸臺相國既題觀款，從此開端，如林文忠公（則徐）陶文毅公（澍）陳芝楣中丞（鏞）著介春制府（英）張小浦中丞（勳）一時名公巨卿，科名領袖皆一遵此例，不復題詩，但書觀款焉。

隨園五圖者，乃圖繪園中之景，五人筆墨，合裝一卷者也。一爲吳江張看雲（棣）一爲揚州羅雨岑（聘）一爲山陰沈凡民（國）一闕名，一爲叔祖香亭公也。

以上各圖，皆裝潢什襲，與園相終始。癸丑春，金陵失陷，園圖並燬，海內傳爲恨事。

鄭板橋先生（穀）題隨園雅集圖既畢，復於詩後大書特書云：「筆有餘墨，乘興畫蘭數枝。」想見名士風流，興酣落筆之概。

游天台山圖，游雁宕圖，皆裝長軸，懸之壁間，早經遺失。到瀟陽圖長卷，爲鄒若泉手筆，事詳尺牘中。湖樓請業圖計兩卷，一爲米脂高常漁觀察（士紳）所得，一爲安徽中丞吳竹莊先生（坤修）購於亂後，價費洋銀千圓。此皆真蹟，他處所傳，悉贋本也。

杖鄉圖亦六十歲小影，裝成立軸，伯兄祖蕙奉以入川，幸免兵燹，至今寶藏。俾子子孫孫世守供奉焉。園外有嶽廟，地名小桃源，先大父時時往還，中有

八十歲時小影懸挂鶴歸來軒壁上，題曰「隨園先生冬日來遊圖」。皮冠鶴髦，長髯如銀，屢為游人臨摹，故至今此像尚有存者。

園圖向有稿本為族兄（起）號竹畦者所摹。亂後兄又重摹刊印，延請曾文正公（國也）題句，相繼題者甚多，皆一時名公巨卿，元戎上將，均已陞續梓於圖後。

余於亂後得人臨摹先大父八十小影，神采宛然，苦無妙手再為摹寫，因用西洋拍照法，依樣照拓數十張，分交諸兄諸姪輩，敬謹珍藏，世世供奉焉。

伯兄有食山憶舊圖，蓋入蜀後所作，仲兄有松陰把卷圖，則髫年讀書時寫意也。伯姊紫卿有桐陰待月圖，嫡姊柔吉有梨花白燕圖，月廊香夢圖，一時知名之士，題詠甚夥，諸兄姊亦互相歌詠，皆吾家風雅遺韻也。柔吉姊夢海棠花而生一女，字曰棠仙，性極聰慧，數齡即解四聲及笄工詩善愁，隨姊居隨園，與諸閨秀賞花玩月，覓句聯吟，殊無虛日。嗣聘蕭氏子，未及結婚，

卒於園中。卒之前夕，姊又夢海棠花萎，固知不祥，曾倩湯貞愷之四公子（習名）鯁尹繪月廊香夢圖，徧徵名流題詠，其中佳什甚多，惜已同遭劫火矣。

丁未九月作展重陽會時，余姪薇生有袁浦之行，諸人即席合作倉山餞別圖，家友伯兄（璣）首寫園亭樓閣，汪龍溪畫芙蓉，邢小尹補石，汪玉年繪人物，湯貞愷公點染樹木，未竟，適墨溪僧（因強）其寫竹，圖既成，貞愷題「銷魂」二字於卷首，並書一絕，諸人均有題句。此卷尚存薇生處，珍藏什襲焉。

### 記翰墨

園中聯額，均已詳載於前。尚有高相國以先曾祖母九十壽辰，曾頌高廟御筆「福」字一幅，先大夫謝啓中，所謂天子為九重福主，錫之以與相公，相公為一路福星，分之以與士女，是也。

又託師健中丞（康）所撰壽聯曰：「樂山在山中奉養，主靜得靜處延年。」額曰「仁之徵」，俱詳載

詩話中

山陰董二樹先生（銓）爲先大父畫墨梅一幅，枝幹如鐵，題詩未終篇而逝。先大父往弔，攜歸泣跋數行，命子孫世世永寶。常懸小倉山房壁上，客至以獲觀爲幸。

先大父女弟子三十餘人，有陳淑蘭者，用吳綾一幅，繡詩二絕呈獻，工整絕倫，嘗懸綠靜軒壁上。其詩曰：「我有妝臺句，才疎未敢投。若經燕許筆，閨閣亦千秋。」一代駢詞體，知公最擅場。瓣香花底祝，錦字換文章。」蓋求序其詩集也。

鄭板橋先生詩集中，有贈先大父詩云：「室藏美婦，隣誇豔君，有奇才我不貧。」只此二句，並不成篇，或係楹帖耶？

園中廿三間屋，四面皆窗，取其軒敞，絕少懸挂字畫之處，故惟聯句爲多。至常懸壁上之墨寶，勝朝則王覺斯行書條幅，顧啓元殿撰楷書真蹟，本朝則劉石庵相國梁山舟學士王夢樓太守張船山太史吳穀人祭

酒，孫淵如觀察，鄭板橋，陳曼生大令諸公之詞翰最多。若張看雲，羅雨峯，董二樹，潘蓮巢，奚鐵生，錢叔美，改七，蘄諸名手之畫，亦復參錯其間。此等筆墨，蒼萃一時，豈非無價之寶？

王夢樓太守爲先君子書一聯曰：「和可契蘭修，深情若揭，靜能知竹，趣樂事相因。」原蹟失去已久，忽於某年在妙相庵重觀，則已爲僧人削其上款，刻木懸挂矣。

又陳曼生大令（鴻壽）贈先君子一聯曰：「倉山續詩格，紅豆又詞人。」常懸園中，書法極曼衍可愛。

先君子官汴，有年，名流投贈之作極多，曾擬刊中州新雨集，乃選詩未竟而卒。余幼時尙見選本，經亂亦復遺失。

記四時

園中四時皆花，惟春三月之牡丹，秋八月之桂花，開時遊人最夥，自朝至暮，踵相接也。

游園之人，以春秋日爲最多。若逢鄉試之年，則秋  
日來遊之人，更不可勝計。緣應試士子，總有一二萬人，  
而送考者，貿易者，又有數萬人，合而計之，數在十萬人  
左右，既來白下，必到隨園，故每年園門之楹，必更易一  
二次，蓋踐履太繁，限爲之穿故也。

冬日之景，滿山紅葉，蕭然入畫。而春初之一園新  
綠，尤覺可人。此又百花之外，別饒景致，游人鮮知。偶有  
來游，適逢其會，無不詫爲奇絕之景，誠宜及時領略，不  
可錯過。

風景在夏時，忽而黑雲在天，萬綠皆暗，竹搖松撼，  
柳舞荷傾，或坐樓頭，或依亭際，自有一種爽適之趣。倘  
飛花落絮，亂舞庭前，時值深宵，必增惋惜。

雨景春夏皆佳，蓋小雨潤花，最適人意，一雨而衆  
山皆綠，尤覺宜人。若時當酷暑，非雨不足以生涼，憑欄  
觀荷上之珠，倚枕聽竹間之響，清境也，靜境也。或大雨  
滂沱，則四山之瀑布齊飛，更覺爽人心目，恍入天台雁  
宕間矣。

月景四時皆妙，而梅花開際，尤覺清絕。若雪月交  
輝，則真如仙境，所謂「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也。此  
外秋高氣爽之天，月到中秋分外明，洵足供人賞玩。然  
花底尋陰，池中掬水，亦何時非勝境哉？

雪景領略於梅花枝上固矣，然壓竹之聲，枕上驚  
聞，亦稱清絕。至於嶺上山凹，籬邊屋角，除卻紅欄，一白  
無際，置身高閣，目炫神清，此是何等境界！

世間佳趣，目遇之而成色者，亦耳得之而成聲。好  
聲四時皆有，春則燕語鶯鶯，以及反舌催耕，各極其妙。  
夏則蜩蛙蛙鼓，秋則促織莎鷄，冬則寒鴉塞雁，自然天  
籟迥異凡響。

柳陰垂釣，自饒逸趣。清明節後，游魚起水，便可理  
綸，或投餌或不投餌，隨意臨流，最能養性。夕陽既墜，手  
拏數鱗，付之庖廚，以供晚膳，或卽處就花小飲，可稱  
樂事。

### 記花木

倉山種竹，不下數十萬竿，一入柴門，便行竹徑，曲折周遭，始達游所，青翠之氣沁人心胃。自春復夏，齏筍而食，甘鮮適口，大異夫購自市間者。至今每飯不忘也。園中之花，四時皆備，合而論之，自以梅爲巨觀，紅者，白者，黃者，綠者，胭脂者，花時一望無際，雪中更覺清絕。此時游人絕少，惟主人獨領其趣。

桃李種於沿隄，間以綠柳，彷彿西子湖邊景狀。來游之人，循行隄上，紅綠相映，儼然一幅畫圖。

海棠二株，花開最繁，當窗作態，燦若雲霞。此花既開，主人例應開筵宴客，從此酒賦琴歌，殆無虛日。

海棠甫謝，朱藤已花，一架錦棚，令人目炫。此花香味與海棠相似，不能觸鼻，而賦色極豔，花時較長，游人縱觀，往來如織。

牡丹稱富貴花，以多爲貴，然必參差高下，不可於平地種之。園中疊石爲山，徧栽百數十本，迴環映帶，坐觀如一座花山。夜則削竹爲籤，插燭高燒，愈形燦爛。此時游人最繁，自朝至暮，絡繹不絕。主人排日延賓，幾有

應接不暇之勢焉。

玉蘭、木筆、繡球、芍藥，相繼著花，各極其盛。惟玉蘭兼可製餅，隨時餉客，香沁心脾。芍藥既萎，茶糜殿之。昔人詩云：「開到荼蘼花事了，」實則殿春之花甚多，直可次第看到夏令也。

雙湖皆種蓮花，或倚迴廊，或泛小艇，宜於初日，宜於微風，真是清涼境界。朝取葉上之露，烹茶供客，用冬日自嘗梅花之茶葉，可以滌暑，可以清心。夜飲則折取其葉，曲作碧筒，以供行酒，或取葉之極嫩者，包花豬肉，蒸食尤美。

園多丹桂，而小棲隨一帶爲尤多，繞簷壓屋，香氣襲人。戚黨中有患肺燥吐血者，先一月既來，致意以扇花時，不便詣園通候，懼聞花香發舊疾之故。游人既倦時節，主人例剔細蕊作醬，作餚，攪以梅實，供點茶醒酒之需。

秋海棠亦曰斷腸花，園中隨處皆有，閒庭冷院，不厭其多。此花開時，女兒最愛，因可以蜜粉，可以釀蜜之

故親朋眷屬，求索殊繁。

芙蓉既開，秋將盡矣，此亦園中大觀。他園斷無此繁盛也。循山沿湖，種插幾遍，仍就隙處，重疊成城，一日所開，不下數千萬朵，自朝至暮，能變三色，別有白色者，亦極冷豔。

木香棚，薔薇架，皆園中隨處點綴之景，觸目皆是。木香別有黃色者，薔薇別有白色者，皆花中之異品也。

竹以數十萬竿，計柴門之內，既已一徑蕭疏，倉山之巔，又復滿山蒼翠。此外尚有斑竹一籬，即「竹請客」一處，又紫竹數叢，掩映梅林之外，另有淡竹、慈孝竹，隨地布置，各適其宜。

園門之內，梧桐七株，森森矗立，各極其致。牆壁題曰：「袁隨園先生祠堂」，字作鐵綫篆，款署「蘭陵後學孫星衍書」。蓋即淵如先生也。

芭蕉之葉，可以招涼，可以聽雨。窗前簾際，掩映生姿。作花斗犬，日開一瓣蕊中有露，其甘如蜜，朝起就花取吸，別有風味。

銀杏亦名鴨脚，亦名平仲。園中共有四株，皆大可數十圍，垂陰各畝許，而南臺一株為最。結廬臺上，顏曰「因樹爲屋」者是也。幼時讀書其下，見游客之經過者，莫不摩挲玩賞，留連而不忍去。乃數百年物，一旦蒼夷淨盡，並根株亦蕩然無存，能不感慨係之。

黃山之樹，吾園最夥，大則山坳，小則盈盎，各極其致。最奇古者，滄碧泉石上一株，夭矯屈曲如虬如龍，又似天然橋梁一般，亦不可多觀者也。

# 隨園瑣記 卷下

錢唐袁祖志翔甫著

丹徒包祖同校

## 記食品

家傳食品，詳載食單中，嗣後亦頗失傳。惟魚鬆筍脯，歲歲餉人，未嘗間斷，故仍不失其舊。

園中花果，嘗入食品，以其鮮新而雅致也。春則藤花餅，玉蘭餅，夏則溜枇杷，炙蓮瓣，秋則灼菊葉，栗子餠，冬則竹葉糰，薺菜羹，隨時入饌，自異市俗。

筍以不出土者爲佳，遇有肥筍，則塗以土，使不出頭，入饌則味極腴美，然宜隨鑿隨食，不宜過夜，其汁存，則其味自鮮。市間之筍，所以不堪入口者，以逾日太久，外徒濕以水，而內已竭其時故也。園中竹既多，而筍亦盛，製筍之法，不下十數種，皆詳載於食單中。

幼時聞諸兄嬉戲山中，見有叢筍，肥美異常，忽動朵頤之想，因將筍尖削平，空其暗中，之節灌以醃醃之

屬，擁火四旁，就地煨之，不逾時熟，然後斷其根，去其皮，切而食之，香甜不可言狀。越日過其地，則筍邊之竹盡萎，蓋火傷其根故也。嗣後乃不忍爲之，事雖異，夫取生雞之肝，炙活鵝之掌，然因口腹而戕賊生物，其亦在暴殄之列與！

果物如櫻桃、梅、李、桃、杏、蓮藕、芡菱、銀杏、梧桐，俱較市中別饒風味。枇杷則尤鮮美，若摘自樹頭，隨採隨食，其味更勝。

一交初春，野蔬之可充膳者，隨處可採，如馬蘭頭、苜蓿頭、枸杞頭、菊花頭，以及水邊荻芹等類，不一而足。有客至，止爭嘗爲快。

荷花朝開夜合，當日暮時，正將合未合之際，主人取冬間梅花，所窰龍井芽茶，安放花中，待清晨花開取出，隨時挹取葉上之露，烹茶餉客，暗香觸鼻，恍游冰雪

之天，仙液清心，何異醍醐之味；彼脹滿腸肥者，正恐無福消受耳。

他如榨筍爲油，煮薑爲滷，製桂粟之糖，搗玫瑰之醬，蒸玉蘭之粉，釀海棠之蜜，取雪中之梅，以膏茶葉，探露荷之菜，以蒸豬肉，眞覺取之無盡，用之不竭。湖中蓄魚，每當歲暮網捕一次，以供祭享及餽歲之需，銀鱗頰尾，取次充庖，推鮒魚最多，所謂名士魚者是也。世稱鮒魚腦爲不可多得之美味，若吾園固足資飽啖焉。

### 記軼事

當先大父園居之時，凡制府將軍以下，驅車來訪者，於一里外，卽屏去騶從，單車入園，自是禮賞之意，且恐張蓋游山爲人訕笑故耳。嗣後習慣自然，雖先大父捐館已數十年，而當道鹵簿，仍截止於紅土橋頭，未嘗或過。

有崔太守者，忘其名，出都赴任。道經白門，觸暑來游，流連忘返。主人外出，因強園丁同坐竹深之處，詳詢

一切。園丁未敢抗禮。太守踞胡牀，笑謂曰：「汝之清福，勝我百倍，我願捨五馬之恩榮，與汝從事於此，汝其見信否耶？」

浙江常中丞之公子某，來游園中，參拜先大父像前，十分誠敬，並袖出朱提一笏，恭書曰：「瓣香之敬。」吾家固卻弗受，公子堅不允，乃報以全集一部，公子忻然持去焉。

四川總制寶協揆，由都赴蜀來，遊園中，遊畢，命引至先大父墓所，躬親拜謁，並叩家事極詳。入川後，接見僚屬時，伯兄祖惠，需次在彼，立命入署，偕諸公子讀書。逾年，請補實缺，隨同入藏，二次擢授南江令，調署彭縣，亦可見慕賢樂善之心焉。

與試提學以及將軍都統督撫司道，或初蒞仕所，或道出白門，必來遊玩，地方官卽假園中設筵款待。林泉極僻，而冠蓋常臨，雖爲山靈所笑，然亦無如之何。先母逮事先大父，嘗爲余兄弟言，每當花時，除排日飲客外，家宴亦絡繹不絕，彼此酬酢，以花落爲度，習以爲常。

故先大父集中有句云：「高堂戒我無他出，阿母明朝作主人。」蓋實事實情也。

先大父解組入山時，囊囊蕭然，祇三千六百金。五十年中，賣文爲活，竟有一篇墓誌，贈銀萬金者。以故可以擴充園圃，結構亭臺，種竹栽花，命儔嘯侶，優游自得之趣。有富貴人所不能希冀者，卽出山遊歷，足跡幾徧天下，然所至贈帛投繯，爭先恐後，亦無須乎藁糧焉。

先大父與京江王夢樓太守相契最深，見之集中。若吳門石琢堂殿撰，科分相去較遠，亦以文字相知。殿撰曾有袁文箋正之刻，乃先大父既歿之後，余嫡兄吉甫，禮聘娶夢樓太守之女孫，余則續娶琢堂殿撰之女孫，因文字而聯姻媿，諒亦先大父在九原所深喜者也。先大父作令十年，所歷四邑，到處有神明之譽。其事蹟之昭著者，已見之本傳，見之各集中，不再贅述。然陰德及人之處，實難盡知。惟金陵城中，多有奉祀粟主，歷數十年而不替者，又有李金二姓，歲歲餽送土物，不具名粟，率以爲常，直至城陷之日，此禮纔革。

園中多狐，時復出沒，或幻爲老人，白鬚偉貌，或現作美女，麗質仙裝，習見不以爲異。若月明之夜，山凹中，吞吐紅丹，條上條下，此則不多見者。

先大父嘗於園中張燈置酒，廣召賓客，取夜遊之樂。集中有張燈詞，一時和作極多，亦刊同人集中。此舉豪奢，頗難爲繼，嗣後惟於牡丹開時，徧綴明燈，高燒紅燭，以助花光，然亦頗堪奪目矣。

園以山水花木亭臺樓閣占勝金陵，而先大父因園中擴充，無美不備。所最難得者，祠墓田廬與園合而爲一，此已載之六記中。至於食物，除豬肉豆腐須購自市間外，其他則亦無不備，有不速客來，酒席則唾咄立辦。園之去市，計有二里之遙，往返需時，那堪久待城市也。而真有山林之趣，亦他園所斷不能及者。附園東西之田地山池，分十三戶承領種植，主人遇有吉凶喜慶等事，卽招十三戶中人供役，每日所需之蔬菜，以及年終之雞豚等類，均屬各戶排日按年承值供給。

嘗記某年中秋，時交夜半，萬籟俱寂，一輪當空，忽

得制府來遊，並切囑不可驚動主人，祇需清茶一甌已足。蓋僅一車一馬，輕輿減從，由署旁箭道便門微行故也。兇輩便服相陪，制府流連忘返，慕林泉之幽靜，忘人世之尊榮，此等胸襟，求之近今公卿中，恐不多得。制府爲誰？官林文忠公則徐也。

記往歲余與姪輩讀書「因樹爲屋」，忽聞門外劍啄聲，起視，則見羣從人肩丈餘木，刻長聯一副，聲稱奉主命送來，亟爲懸挂園中。讀其聯語云：「祇一座樓臺，占斷六朝烟景；問幾人詩酒，能爭絕代風流。」款署桐城黃文炳敬題。字大於斗，亦復質樸可愛。

同治初年，某中丞撫吳時，重刊牧令全書，頒示僚屬。原本載先大父答門人王禮圻問作令一書中丞批云：「先生一生著作，只有此件有益世人。」殆未見小倉山房全集，故有此語歟？

余與諸姪讀書園中，幾二十年。課餘，或按笛，或垂綸，或敲棋，或鬪酒。一日，在層樓閒眺，二三知己清歌小飲，一曲方終，聞游人之屬耳者，羣相羨曰：「此真神仙

中人！」余殊不解所謂。迄今思之，深悟少年折福不小。

### 記幽境

園中向有觀稼軒，後竟沒其基址，然當春耕秋穫之日，登樓亦可遠觀。至於秧歌四起，入耳堪娛，卽打麥之聲，亦復耐人尋味。若禾稼旣納，婦子嘻嘻，斗酒簞雞，歡呼聚飲，則又是一番景象矣。

倉山之西，有徑一條，直登巔頂，披榛而入，別有天地，俗名「海子」。未詳取義，其中兩岸夾溪，溪水盈盈，澄清可掬。東岸琅玕一片，青翠宜人。西岸菜畦數畝，旁有人家，卽十三佃戶之一也。境曷幽僻，終年鮮經履齒，卽主人亦復罕至，彷彿桃源景象焉。

倉山之東，有永慶寺院，相傳建自明初，中有浮圖，高出雲表。園中憑眺，層層在目。每當朔望及佛誕之夜，其上必徧燃塔燈，明月雪時，尤爲奪目。此等奇景，他園罕有。

先叔祖香亭公，自稱紅豆村人，距隨園二里構園，

名曰寓園。宣城梅觴贈以聯云：「宦海拙身，不作風波於世上；雲林寄傲，別有天地非人間。」園中有紅豆一株，老桂兩樹，亭臺樓閣，結構頗幽。嗣爲秀水汪龍溪虎溪，昆仲假居於卓，上額兩字曰：「懷香」，亦可見賢昆玉之風流個儻矣！

貞愍於隨園之北數十步，覓得佳境，曰：「獅子窟」。編茅築室，徜徉其間，包慎伯先生世居爲題其門曰：「雙溪千樹獨家村」。其中花卉，皆向隨園乞取分種，貞愍以故時時拄杖來園商訂胡蝶會事焉。

### 記宴集

道光癸卯秋，諸名士大會於隨園，計十二人。中有皖人牧友山明經，隨園侯青甫廣文，戶部賦詩二律云：「不比秦淮賞醉頻，獨從文字締良因。樓臺罨畫廿三屋，囊屨風流十二人。細細管紅粉，豔翩翩弟子白頭新。明年再訂花前約，壁上題詩跡未陳。」隨園詩派幾人存壇坫，華海內尊今日青山仍姓謝，當年才子盡

推袁，瓣香同拜圖中影，明鏡如尋夢裏痕。多少紅塵難得到，瀟瀟風雨不關門。」二詩傳誦一時，惜廣文首倡之詩，及諸公和作，無從覓稿耳。每遇花辰月夕，同人常作胡蝶會，蓋各具一壺兩碟，隨處會飲，取象形諧聲之義也。與會者：根香圃主人侯青甫、廣文、雲松、翠隱、園獅、子窟主人湯貞愍、公、藍、綠、園主人邢小尹、明府、德、密、寓、園主人汪龍溪、管、虎、溪、馬、昆、仲、陶、谷、主、人、張、子、和、明、府、熙之數人者，迭爲賓主，先期訂明胡蝶飛於何處，諸人如期攜具就飲，終以會於隨園之期爲較多焉。

會期自花朝起，若三月則作修禊會，四月則作櫻筍會，他如餞春、消夏、荷花生日、乞巧節、中秋、重陽、餞秋、消寒、無月無之、每逢佳節一會不足，亦可展期再會，如展上已、重陽之類，此又在賞花玩月之外者，一年既畢，循環招飲焉。

丁十一九日，作重陽會，與會者：湯貞愍、侯青甫、孔寶臣、兩廣文、邢小尹、明府、汪龍溪、虎溪、昆仲、汪、五、年、米、齋、昆、仲、周、樂、仙、公、子、既、余、姪、薇、生、鑿、適、余、前、三、日、爲

初度辰，貞愍因卽席綸松爲壽，諸人均有贈詩。今畫與詩並失，會中人亦祇虎溪樂仲及余叔姪尙存，未免感慨係之矣！

### 記吟詠

遊園之人，信手題壁，亭臺樓閣，到處皆徧。然好詩難得，間有佳句，今亦不能記憶。至於山峯石磴以及竹樹之上，亦復刻題紀遊年月，幾於觸目皆是。

園中來遊，麗人甚多，小婢傳來，家人爭覩，往往隔花窺探，倚竹留連。若三春時節，幾有山陰道上，應接不暇之勢。伯姊紫卿曾賦臺城路一闕曰：「園林風景疑蓬島，莫辭長日闌。柳垂溪橋，花迷樓閣，誰在闌干笑語。嬉春好，女指影轉，斜廊怯，遲纖步。半晌低徊，被人偷認靚妝去。斜陽紅，掛樹杪，怪游絲無力，難縮春住。屢叩明量，衣香暗襲，多是繫人情處。新詞漫賦，待說與姮娥，又妨相妒，不放清光，照伊愁獨訴。」

余家諸姊，皆工吟詠，伯姊紫卿，堂姊柔吉，族姊黛

華，互相廢唱，殆無虛日。癸丑之難，柔吉黛華兩姊皆臨危殉節，以故詩詞各稿，遺失未刊。惟紫卿姊，以就蓉仲甥，山西榆次任所，既免於難，而詩詞皆以付梓，名瑤華集，伯兄少蘭爲之序曰：「自余先大父有三妹，合稿之刻，迄余姊妹輩，無不樂習爲詩，而其中雄於才者，首推伯姊紫卿。姊姓慧，幼承先君子教習詩，兼習長短句，長更肆力於古，而詩詞遂以大成。近姊培吳，伯鈞，哀姊詩詞各一卷，將付梓人，寄以示余。噫，余之與姊別二十餘年矣！憶庚子歲，余西走蜀，姊偕伯鈞亦相繼東走閩。凡夫山水之奇險，風雨冰霜之勞苦，宦途世路之崎嶇，余習嘗之，姊亦習見之。其發爲詩詞之妙也，亦固其宜。惟回思兒時坐隨園雙湖亭子上，邀姊同三五弟妹，掬月弄花，徵歌賭酒，此景此情，如彩雲影散，杳不可覓。而堂姊柔吉，殉難金陵，仲兄又村亦死節海上，吾姊又睽隔數千里，不知相見於何日。死生聚散之感，其能已乎！所慰者，姊于歸後，家道日降，諸甥俱得功名，克自樹立。今雖隨宦異鄉，而白頭偕老，夫婦唱喁之樂，有過於奉

嘉徐淑者，益知女子有才無福之說，爲不足信矣。至姊詩詞得力之處，識者自辨之，豈待余之曉曉哉？」

仲兄詩詞稿曰：求芝堂集，燬於上海之難。中有出山詞四律，起四句云：「弱齡豪氣上干霄，北馬南舟志不搖。春誦敢貪眠誤曉，夜吟嘗戀課忘宵。」又云：「屈指留華惹惆悵，先人已是挂冠年。」蓋其時兄年三十三之故，惜全詩不能記憶矣。

仲兄攝寶山承時，有秩滿受代述懷留別五古八首，其一云：「時花歲開落，明蟾月盈虧。潮汐日消長，仕宦常推移。繫我戊申歲，夏五來滄茲。官事視家事，盡己所當爲。心書守遺訓，教孝毋傷慈。敦俗勵恥節，立挽頹風頹。豈無越俎謀，佐治審所宜。事簡易就理，日短難敷施。有志或未逮，候馬逢瓜期。抱此區區心，願告士民知。」其二云：「清溪地瀕海，植棉勝植稻。種花男婦偕，花落同溫飽。所嗟夏秋交，颶颶終風暴。潮來乘風威，滔天水浩浩。霖雨更漫淫，棉田鞠茂草。偏災雖目擊，格例難陳報。思患謹提防，培築亟爲告。」其三云：「海隅肆標

竊，守望防宜周，鳴鉦俾警衆，雖訛毋相尤。重閉勇夫尙，終歲勤更籌。所喜冬戒嚴，所慮三時偷。慢藏實誨盜，開門揖可憂。前車有覆轍，未雨應綢繆。」其四云：「學海稱書院，告朔存空名。侯來自東魯，文教宜風行。我鎮稱多士，每試冠羣英。山凌貞李炳益，吳淞遠開隔。風雨阻遄征，寓書竟得請，含意伸輿情。不惜授餐費，但期四庫盈。安能計長久，定衡無變更。秋風桂子香，相偕歌鹿鳴。」其五云：「堂皇久欽側，我來思鳩工。衆擎事易舉，更僕數難終。宏農半耕叟，樂安同溪翁。東陽吹壠篴，謂沈聖甫昆仲江夏暢流風。黃子葵滬東並助理，好義將毋同。堂成信不日，輪奐加穹窿。所恨界河廣，急遽難程功。」其六云：「江東陸氏多平原，實巨族。梅坡敦古處，道義相勉勛。爲我招梓人，華堂構嚴肅。樹齋酒中仙，一飲盡百斛。榻來客西湖，鄉思爲振觸。珊士書味深，醉益見面目。偶然攜兒來，父書已能讀。更有容初君，丰神美如玉。見義獨勇爲，文成構若宿。贈我金縷曲，盟蔽日三復。其七云：「承爲古長吏，今時聊備員。哦松有成例，拔薤

無其權。矧余奉公檄，攝篆經期年，為貧謀祿養，但求無過愆，豈圖衆父老，謂我為能賢。自慙樗櫟材，棟梁奚望焉。其八云：「坡公官吾鄉，與民相休息，去後民思公，公時亦相憶。況今多君子，經歲相輔翼，遠謀惜未遑，素餐愧肉食。差喜受代者，歸來燕曾識，亮無新絃張，舊交相與習。臨歧微贈言，清芬願長挹。」

諸兄姊嘗於園中作消夏會，結社聯吟，迭相倡和，會將各景分為十詠，如平臺觀瀑，柳谷聽蟬，南軒茗話，竹塢納涼，雙湖垂釣，山亭眺雨，涼室彈琴，幽齋小眠，鶴橋玩月，野艇掉波之類，詩詞咸備，莫然成集，今則無從覓稿矣。

### 記餘韻

余兄弟叔姪，自幼出山遊歷他省，往往不具餼糧，但帶小倉山房全集多部，隨地可以易資斧焉。

諸姊中惟牙吉極博雅，著作甚富，惜本稿遺失。聞天長崇氏尚有底本，蓋姊之嗣孫某所謹藏者，亟擬商

酌付梓，記予幼時嘗馳東於族兄竹畦，詢問故事，兄書札尾見復曰：「家有不櫛進士，何須問道於盲耶。」兄目短視，故云亦可徵姊見重於族黨也。

仲兄曾攝寶山縣丞事，所治分上海、吳淞、江之東隅焉。兄於廳事集句為聯云：「剪取吳淞半江水，即是河陽一縣花。」一時傳誦至今猶懸署中。

族兄竹畦工繪事，為吾鄉松壺先生錢叔美弟，曾為陶文毅公繪印心石屋圖，進呈乙覽，因此名重一時。隨園圖之獲存於亂後者，兄之功也。元官石埭典史，後署安慶府，經歷名公巨卿，交相推重。曾文正公實左右之。著有畫延年室詩詞稿，都已付梓，卒時年蓋八十矣。

丁未九月二日，招諸名流宴於雙湖亭上，時芙蓉已開，當筵弄色，湯貞愷公即席見贈一律云：「玉鏡銷紅粉，傷心此畫圖。壺觴先九日，風雨到雙湖。詩是君家贖，山無我輩孤。樓臺望歸路，曠色土浮屠。」蓋公配董夫人，夙工繪事，曾寫橫塘春影圖卷，時夫人已登

仙籟，公觀花與感故詩中及之。

小艇宛如一葉，泛於湖中，隨波上下，最爲適意。先大父集中有句云：「隨著春風吹上下，料應流不到他鄉」是也。酷暑之時，余嘗繫舟垂柳陰中，或蘆葦深處，一竿垂釣，忘却炎歊。有時二人對弈其中，清風徐來，水波不興，真是清涼世界。蓋宛在中央，不聞人語，熱客斷難尋到也。

### 記器物

廿三間屋中，陳設器具，除大理石外，餘如嵌螺鈿者，雕漆者，鐵梨者，紫檀者，海梅者，花梨者，一室之中，各置一種器具，楠木紅木爲最次焉。坐几式皆古樸，有大可坐二三人者，其藤墊之細彷彿沉香之繭，亦近時所不多見者也。

婦女之來遊者，以春秋兩時爲較多，穿花拂柳，足爲園亭生色。園中到處置鏡，以先大父所好故也。婦女對鏡理妝，有不期然而然之理。若到山房巨鏡，尤必頻

頻顧影，整袖褰裙。至於曲室之中，偶經小坐，竟有留香數日不散者。

滇南大理石之佳者，有天然山水樹木人物等狀，近時極稱貴重。若尺寸較大者，則更難得。記吾園此石最多，凡几榻桌椅，鑲嵌幾徧。有最大石几三方，皆長及丈，而闊半之。一置夏涼冬燠所，一置古柏奇峯室中，一置環香處。客來一見，無不詫爲至寶，摩挲而不忍去。儀徵相國之孫蘭江孝廉來遊時，指諸石器謂余曰：「此物在大江南北，惟吾家與君家最多。今吾家已遭祝融之難，現祇君家獨有之，此後務宜倍加珍重焉。」

美食不如美器，園中所藏明瓷甚多，此外皆康熙乾隆時窯。每當宴客之際，座中傳觀贊嘆，主人殊不在意。至今思之，真難得也。

先大父性不飲酒，而愛藏美釀，酒器亦愛搜羅。每宴客花下，一席之中，例更酒盞四五度，始而名瓷，繼而白玉，繼而犀角，繼而琉璃，由小而大，遞相勸酬。宏於量者，期其盡歡而後已。故客之飲於吾園者，必求徧觀酒

器焉。

### 記寇亂

粵寇既陷金陵，凡城中巨宅名園，皆屬渠魁所踞。吾園始爲僞夏官丞相某所棲止，嗣又舍去，以故日就傾圮。而一切陳設器皿，以及花木竹石，皆一任取攜，移置他所，漸積而房屋亦拆毀殆盡，甚且懸種菽麥舊居一椽不存矣。

金陵將克未克之際，有傳言吾園尙存者，因之某宮保，某中丞皆馳書會沉園爵帥囑其入城時，加意保存此園，乞爲娛老之鄉。其時金眉生廉訪在爵帥營中，告知袁氏向屬姻戚，目下隨園先生之孫輩會孫輩有筮仕大江南北者，業已致書促其歸省。爵帥領之。及克城後，並無寸椽片瓦，宮保中丞諸公亦遂不復存覬覦之心焉。

六月十六日，各將帥統師入城，既殄渠魁，盡俘羣虜，莫不乘勝直趨小倉山下，周詳審視一番，共深滄海

桑田之感，然除妙相庵巍然獨存外，他如吾家之寓園，邢氏之綠園，汪氏之蔚園，張氏之陶谷，湯氏之獅子窟，琴隱園，孫氏之五松園，皆一例劫灰，殊堪慨嘆耳。

園林遭燬，而所藏之三十萬卷書籍及名人筆墨圖冊額聯，並小倉山房全集三十種之板，均代劫灰。余于克城後一月，卽親往覓探，但于山凹處檢得墓石一方，及「環香處」三字，輒而已。

癸丑春，金陵失陷時，堂姊柔吉，族姊黛華，同時仰藥死。尙有親串數人，男女僕數人，隨同殉難。是時子奉母就養，仲兄上海縣署中。迨秋八月，上海亦陷，仲兄死節，從死者一僕五犬，另有傳記說者謂倉山之下，宜建忠孝節義祠焉。

### 記世系

先大父卒於嘉慶二年，享壽八十二歲。先大母卒年八十八歲。考之先曾祖卒年七十五歲，先曾祖母卒年九十四歲。先高祖卒年七十二歲，先高祖母卒年八

十八歲，三代均臻高壽，亦世間所難得者。若吾母卒年亦八十六歲。今吾伯兄嫂均年逾七十，而精神強健，無異中年，親串有無不嘖嘖稱羨，以期爾耄耋卜之。

先大父生子二人，先君子爲長房，官河南河內縣，著有捧月樓詞，已刊入小倉山房三十種之內。生子二人，長兄祖惠，號少蘭，官四川夔州府，善書法，著有玉芙蓉閣詩詞稿，次兄祖憲，號又村，官江蘇上海縣，咸豐癸丑城陷殉難，贈卹知府銜，世襲雲騎尉，勅建專祠。無子，三卽余也，女三人，長適吳，著有瑤華集詩詞稿，已刊。次適史，三適王，伯兄生子一人，師鑑，官四川同知，署蓬溪縣，孫四人，長定宇，湖北知縣，次定祥，嗣仲兄，後世襲雲騎尉，三四皆幼讀，先叔父真來公爲二房，官南河州同，工繪事，生子三人，長兄禮，候選典史，次兄祐，候選縣丞，三兄禔，候選典史，俱早逝。女三，長適崇，工詩詞，癸丑殉難，有湘痕閣稿本，待刻。次適方，三適韓，禔子師，黎官江蘇典史，工詩古文詞，祐子鳳，銜江蘇縣丞，已逝。禔子鐸，江蘇府經，亦逝。師，黎子泰，來幼讀。

### 附記仲兄殉難上海事蹟

記

咸豐三年春，髮逆陷金陵，揚鎮三城，爲犄角之勢，蘇、松、震動，兵調防四出，各屬自爲團練。惟上海、五方雜處，閩、廣之人最多，且悍，疆吏倚蘇、松、太、道、吳、道，甫觀，察爲長城之恃，觀察粵人，故選粵勇數百名爲親兵，並飭粵董李少卿等團練粵人，閩董李仙雲等團練閩人，滬董徐紫珊等團練本邑人，聲勢頗壯，而盜案亦甚多。邑令姚子箴，明府頌，以誤漕被劾，蘇藩司倪蓮舫，方伯頌，松江府趙靜山太守德，臨滬，遴選透海運局委員江蘇候補知縣仲兄，又村接署縣事。兄力辭不獲，既下車，庶事畢舉，輿論極愜，未幾，監犯越獄，其時獲盜甚衆，除寄禁寶山川沙四十餘犯外，本監尙有一百餘犯，閩、廣之人居多，猝然事起，兄率營兵槍斃三名，始各斂手就縛，旋訊明爲首者，擊斷兩脛，從者斷一脛。案甫定，糧差李祥激變，鄉民持械入署，兄坐堂皇曉諭，數言衆

感動。但索祥。祥遁浙。更名悅。嵩。當勇馬飛。緝未獲。而祥黨潘小鏡。子隸徐紫珊。名下爲勇目。與道署勇鬪。兄立拏。笞三千。鞭背二千。立籠示衆。已上三案。時論以爲用刑太酷。事後又謂未能盡法之所致。噫。當其時。豈有軍法從事之令哉。成敗論人。古今同概。且致亂之由。實不係此也。初張殿臣軍門麾下。率皆廣潮練勇。營于金陵京口間。屢克敵營。擄掠極富。有還鄉者。鄉人監之。貨產賣。以爲路費。實貿然來者。踵相接也。忽大帥以潮人悍且貪。微弗用。乃相率散。而爲盜。以上海爲遁逃藪。日衆一日。緝不勝緝。乃議遣散。遣而不散。盜案愈熾。然未有逆謀也。禍在清浦之鄉。有巨寇焉。曰周立春者。抗糧拒捕。多年未獲。煽惑鄉愚。自虞力絀。時時遣人來滬。招誘諸盜。相約起事。潛進金陵。髮逆密期八月十六日。由上海發端。風聲甚惡。防範愈嚴。官斯土者。蓋未嘗一日安枕也。正在詳報增兵練勇間。八月初四日。忽報嘉定縣城已爲周立春襲陷。人立皇皇。不知所措。是夜各官登城防守。兵勇整嚴。徹夜安靜。次日值丁祭。五鼓以後。

各官將詣文廟。以守陴故。未遽往也。天甫明。各官返署。更衣。新招廣勇駐紮小東門內。察院署中之七百名。遽開城門。城外之賊。若預伏者。蜂擁入城。徑攻縣署。縣中廣勇四十名。一時星散。有於腰間取出紅巾帕首者。有踰垣而逸者。帶勇俟姓。亦不知何往。兄未及更衣。子身出諭。辭氣激烈。衆少却。一賊揮矛直前。洞右脅。腸出四寸有餘。猶挺立不仆。衆刀雨注。計傷四十餘。創落一指。遂遇害。當挺立時。顧謂余曰。一事勢至此。我惟以死報國。母老矣。弟宜保全之。以故倉卒之間。家屬得免於難。賊既掠縣署。縱獄囚。遂達道署。觀察被公服坐堂皇。重門洞開。勇丁森列。勢將剗切。曉諭內外。洵。語不可辨。因命燃炮。語未畢。衆勇轉炮向堂上。一時紅巾出自腰間。紛紛然互相帕首。左右觀變。與鬼觀察入內署。賊擁進大言曰。以同鄉故。貸汝一死。金何在。曰。在庫中。一計掠去四十餘萬兩。擾攘之際。西人必死者。素與觀察相善。率十餘人入署。擁觀察並眷屬同出城去。賊弗阻也。少焉。但聞羣賊請觀察入城。又聞觀察要賊。

以三事；一日交出戕官首逆；一日還庫金；一日呈軍器，聽遣散。賊不從，觀察遂攜印詣京口，謁中丞去。是夕也，邑紳殮屍，殯于堂之東。李少卿、李仙雲等先後入署哭奠。最後潘小鏡子至，忿前被重刑，手刃鑿棺數十創，聲言欲剖棺衆弗許。蓋是時兵與勇數千人皆合于賊焉。粵之魁曰劉麗川也，閩之魁曰林阿福也。趣日賊布置守城，並會同周立春分陷青浦、寶山川、沙南、匯等城，攻太倉不克，而向星使劉援兵自金陵至矣。領兵名劉仲山太守存厚，虎參戎嵩，林參戎如，虎不數月，即將嘉定、寶山、青浦、南匯、川沙、五廳縣城，次第收復。羣賊聚上海，官兵環攻西南隅，東北界洋場，不得合圍。李恆嵩入城，誑賊多金，並衆妓女去浙。林阿福挾重資回閩，招賊爲有司，執正典刑。城中喧傳，兄屢顯靈異。賊目陳阿六刑訊被擄之人，親見兄浴血來前，厲聲叱之，遂率賊用洋槍轟擊，兄樞三百餘，奮前後，洞然。邑兵之陷於城中者，乘夜潛瘞之，得不毀。賊蓄衆既多，支持遂久，又括富紳郁松年金，並錮令日納若干，以濟餉。官軍之餉

郁松年固慷慨樂輸，不遺餘力。其時許信臣中丞乃劄督師未幾，以進攻失利，詔吉雨山中丞商抗此代之。年餘之間，未能遽下。官兵勇相繼死者，不可勝計。迨四年冬，賊用大匱計，漸窮，有倡議開賊接濟者，乃與西人議，自小東門起，至老北門止，築長圍一道，以逼之。襄其事者，吳司馬、煦、楊商人營金是也。壻成而賊益不支。除夕，賊分東西夜遁，元旦官兵西追至虹橋，與民團合，盡殲之。梟劉麗川首，其東遁入浦者，西人擒送大營，咸斬之。計二千餘名。浙勇自南門入，李恆嵩將小鏡子縱去，其餘賊目並周立春之女，最稱驍悍，皆俯首就戮。三日，中丞率百官奏凱入城，蓋自陷失後，歷十有八月而始克。何戡定若斯之難耶？余以不反兵之義，隨中丞營觀兵，因覓兄樞于叢莽間，重爲殯殮，事聞諭賜祭葬，詔加知府銜，世襲雲騎尉，入祀昭忠祠，並于上海建立專祠，飾終之典，至優且渥。兄死且不朽矣。說者曰：「此由先大父數十年來作爲文章，闡揚忠孝之報。」豈其然乎？猶記兄當履任時，閩人陳主政金坤贈一聯曰：「名德

自有達人後；忠臣必求孝子門。一兄謙讓未遑；不意二語遂成讖焉。陳子茂弔以詩曰：「一從狴犴遺兒輩，再誤豺狼作護身。」苟矣，豈確論哉。

傳

錢坤方德驥闕疑

今上御極之三年秋，閩廣匪會作亂，陷上海署縣事，袁公死之。逮五年正月，官兵克城，罪人斯得，獲遺櫬於署東偏。一時文武官紳，相率爲位以哭。於是公弟祖志，謀歸櫬於杭，而屬誌其崖略。予忝公同里，獲交祖志，得諗公殉難事，敢以不文辭。按狀，公姓袁，諱祖憲，字又村，浙江錢塘人。祖父枚，官江南，久愛金陵山水，遂家焉。卽海內所稱隨園先生也。父通，官河南河內縣。公生而岐嶷，器識端重，如成人。稍長，習舉子業，試不售，以太學生入賞得縣佐，分發江蘇。歷署武進、寶山兩縣。廉靜不擾，見稱上官。旣晉縣尹，襄理海運局，聰疆開敏，事無留滯。同列咸斂手服。咸豐三年四月，上海令某被劾去，大吏廉公才，檄署縣事。履任未四月而難作。上海華寮雜處之地，海舶互市，麇集吳淞，商賈輻輳，而閩廣之

奸民流落江南者，以護送鴉片烟土爲業，嗜利好爭，動輒糾衆械鬪，拒捕，愨不畏死。識者早知爲心腹之患。是年春，粵匪犯金陵，全省震動，蘇松提鎮兵半調防京口，沿海戍守單弱，奸民益肆然無顧忌。於是粵人劉利川、閩人林阿福，勾結土匪，私立小刀會名目，製旗幟，造刀械，潛謀不軌。公蒞任，詭言四起，旦夕洶洶，密白備兵使者，勒兵爲備。募壯丁守城堡，稽客籍，緝奸宄，擇董事之誠實有智識者，令設法解散之。部署未竟，會嘉定土匪作亂，賊憚公威，懼事洩，先爲所擒，遂乘勢竊發，率衆千餘人，以紅布帟首突入縣署。公聞變，顧謂祖志曰：「事勢至此，我以死報國，母老矣，惟弟是賴。」語訖，出坐堂皇，開示禍福，辭氣激烈，衆少却一賊呼曰：「今日之事，有進無退！」乃揮刀直前，公格以手，一指落。賊競進刀，交於胸，洞右脇，腸出，猶挺立不仆，瞋目大罵。賊怒，衆矛雨注，遂遇害。時咸豐三年八月五日也。城陷後，邑紳某求得公遺骸，潛瘞之，得不毀。事聞，詔加知府銜，入祀昭忠祠，祭葬陰襲各如例。予維上海之變，其端萌於五口

通商，其機煽於三城失守，其禍速於松太鄉民抗繯肇  
畔，首先發難，遂橫決不可制。易曰：「履霜堅冰。」詩曰  
「綢繆未雨。」鄉使公得早假尺寸，潛消默化，其能爲  
曲突徙薪，尙未可知。乃因受任不久，未及挽救，內訌外  
侮，變起戶庭，卒至潰敗決裂，而徒以身殉。豈公之本願  
哉！然則公之名雖榮，公之志亦足悲矣。公娶汪氏，妾許  
氏，皆無子，以兄子師錯嗣。春秋四十有三。著有求芝堂  
詩文集，未梓。

論曰：「粵匪陷金陵，江南土匪蜂起，連陷寶山嘉  
定青浦川沙南匯上海六廳縣。令牧死事者尙有署南  
匯令章君，而公之死尤烈。邑人言賊踞城時，英魂毅  
魄，屢顯靈異，賊晝夜驚，數易其寢處，幸黨惶懼，始稍稍  
解體去。予聞之，悚然語云：「慷慨捐軀易，從容就義難。  
」公被難前夕，邑紳某排闥白曰：「事急矣，公老母在，  
宜速計自全。」公曰：「吾志已定，無多言。」某退。中  
夜檢案牘，洋洋如平常。質明賊至，死焉。嗚呼，可不爲難  
哉！

祭文

維咸豐四年歲次甲寅八月癸酉朔越四日辛丑，  
上海縣合邑紳士劉樞等，謹以清酌庶羞，致祭於殉節  
邑尊袁公之靈曰：維公東浙名士，中吳循吏，量移滬濱，  
咸欽夙抱，經綸望重，築耶方冀，重新壁壘，乃值妖氛之  
猝啓，獨力難支，惟臨大節而不搖，孤忠自盡，在他日旌  
揚有典，定邀恩命於九重，而當時保障誰司，彌竊哀思  
於百姓。茲逢晦日，敬展徽忱，薦以馨香，神其歆格，嗚呼！  
歲華若駛，人事難知，溯百廿日乙理，繭絲徒纓，白刃經  
十二月未，餓螳臂，曷慰丹忱，遺愛猶存，悵棠陰，其空蔭  
疾想知勁，咽蘆律，而無聲，邊大受識，足防奸，天何遽奪！  
張睢陽，魂呼殺賊，神豈無憑，仰賴英靈，俾早熄機槍之  
毒焰，潛消兵氣，庶同瞻日月之祥光，尙饗！

祭文

維咸豐五年歲次乙卯正月二十六日，宜祭之辰，  
上海縣合邑紳士劉樞郁松年經緯江駕鵬王承榮等，  
謹以清酌庶羞，致祭於臬清勅授文林郎曾贈朝議大

夫特恩賞加知府銜，諭賜祭葬，世襲雲騎尉，入祀昭忠祠，前署上海縣，和縣殉難。又村袁老父臺之靈曰：惟公之江族大，太史門高，隨園山水蔚生俊髦，江東獨秀，譽美龍超。乃為親屈，捧檄同毛，始襄海運，繼佐掾曹，承乏斯邑。庶政親操，威行夏日，明察秋毫。若去害馬，毋教升孫。軍書旁午，王事賢勞。強寇忽聚，不幸是遭。茲會匪結連土豪，變生倉猝，入室持刀，惟公不屈，整肅官袍，上辭老母，下別幕僚，堂皇坐諭，大義奚逃。南蠻鴟舌，喧雜啾嘈，橫加鋒刃，徧樹旂旄，忍肆毒害，伊誰之教。天地慘變，風雲憤焦，捐軀殉烈，義感羣獎，狂瀾既倒，極目滔滔。禍連一載，徧滿腥臊，虎臣奮發，克復城壕，渠魁授首，九泉恨消。黃楊啓榭，碧血埋蒿，嗚呼公名，九重實褒。石城袁燾，世肖允昭，滬壘袁松，志乘同標。凡我士庶，莫不悲號，爰陳庶品，式薦香醪。神其來格，不待巫招，想像英靈，天風海濤，嗚呼尚饗。

書上海縣袁又村大令殉難事

黃 臺 臺 臺

歲在旂蒙單閼，客遊茸城，上海張眉雪以方君德

驩所紀袁大令殉難本末，乞余為駢儷之文，將以割忠烈激懦頑，誠有心人也。雖雖塞劣，諷曷可辭。按公諱祖，字又村，浙之錢唐人。祖枚，官江南久，愛秣陵山水，遂家焉。地居綠野，平泉之勝，人在青蓮玉局之間。世所稱隨園先生是也。父通，官河南內河縣，著有捧月樓詞稿。公鳳，音本清，蛾術自厲，期登虎榜，頻卜龍門。以相如之文章效卜式之輸納，分發江蘇，歷署武進、寶山兩縣丞。橘官俸薄，梅慰名高，靡靜不擾，遐邇稱之。既榜例遷，秩知縣，咸豐癸丑四月，前上海令被劾去，大吏檄公攝縣事。似此仙才，合飛王鳥，本來儒吏，宜著祖鞭。公也發刃，維刪振衣，得領纒播，栽花之手，便勞拔薤之心。上海塵閉撲地，軸輻接天，雞口紛爭，狼情好鬪。是年春，粵匪連陷金陵、京口、邗江諸郡，使三江之地，成百戰之場。行李不通，荏苒可慮。聞廣人之客上海者，私結本邑士豪，張弓佩犢，篝火鳴狐，腰挂小刀，悉皆白鐵；頭纏大布，盡昇紅巾。惡類楚氛，詭與齊語，而逆謀因潛熾矣。公乃計深去秀，謀切徙薪，將舉鷹隼於三秋，掃蜂豺於四境，窮

其羽翼鋤厥爪牙。虞詡設壯士三科，奸徒可散；劉陶募劍客十輩，兇黨全消。不意部署未完，矯虔已作。會嘉定土匪造亂，寶山、青浦、南匯羣起。應之上海與諸邑，本擊柝相聞也。犬牙交錯，蠶尾互憑。范黑龍煽誘成羣，趙青雀跳梁結隊。且知公一官強項，萬事察眉，猾賊憚韓，詔之名，妖人畏王。暢之政，倘虺蛇之遲發，或梟獍之先擒，而逆謀竟大肆矣。八月初五日，羣賊千餘突入縣署，公即危坐堂，備申誥誠。張綱開陳禍福，孟冀曉示恩威。衆少却一賊，獨呼曰：「今日之事，有進無退。」遂乃戈傷其指，鉞交於胸。卜天與斷臂可憐，陳元康潰腸甚慘。孫恩未斬先害山松，王國稽誅反狀，傅燮春秋四十有三。邑紳某求公遺骸，瘞之，得不毀。事聞詔加知府銜，入祀昭忠祠。獨是自公死後，賊遂堅踞一邑，重閉四門，縱有淺謀，實無長技。方謂摧其螳臂，不須六甲神符；蠶彼蠟毛，奚俟五丁力士。奈何鼎鼐縮首，轅駒低頭。張遼之說，昌豨偏難，威格趙序之討，徐鳳殊覺遷延。魯縞未穿，鄭旗誰獲。迄至乙卯元旦，霜鋒直進，雲陣長驅，寇尙

負隅，已同鼯伏。人爭攀堞，齊作孫升；蛇鳥靈飛，鱷鼠山積。啾啾愚鬼，憐不成青；莽莽戰場，血眞流赤。勞鬼國三年之役，奉蔡州一夕之功。蓋戡亂若斯之難也。初公將被難時，謂其弟祖志曰：「事勢至此，我惟一死以報國。有母在，惟弟是賴。」今則孤鶴歸來，心依華表；慈鴉老，去魂戀枝頭。竭王尊，叱馭之忠，抱溫嶠牽裾之恨，哀哉！使君早假尺寸之權，得展敷施之術，將見楊逸下車，狂奴默化；李紳在任，惡少遠逃，未可知耳。而乃掌僅孤鳴，肘多旁掣，燎原莫遏，燭火誰遺。滋蔓難圖，草根孰種。腹心致變，肝腦空塗。不料天邊竟有蝦蟆之賊，忽教地下徒嗟幾虱之臣。然余聞諸上海人云：「公雖死而毅魄猶強，英魂屢見。朱瑾挽弓而至，王宏持杖而來。高昂顯靈，犬隨吠影；蕭誅作厲，姪欲驚人。賊晝夜驚，稍稍解體，因而大軍入城。」是則蘇城陰暗助陰兵，豈桂克復，王州尹親提鬼卒，福甯遂平，不得以事涉冥茫而勿信也。眉雪目擊，蜺妖神傷，狼燧佐馬橋保安之局，防壓海寇盜之侵。所悃亂起潘鴻，謂逆黨潘金珠，即手办公者也。身殉

袁虎淚墮羊峴，歌蒿里而辛悽；聲吞馬流，奠椒漿而申酌。以西臺之義士，哭東海之孤臣，屬委一言，期垂千禩。余私淑倉山，久欽賢裔，兩心相印，願為鷓鴣之交。一面未謀，翻似燕鴻之避。曾兩訪公不值。今也得拈枯管，籍寫忠忱，聽青龍江上之潮，尚餘怒氣；望丹鳳樓前之月，細想清徽，亦可謂文字之有緣，情理之無謬者矣。公娶汪氏，妾許氏，皆無子，以兄子師錯為嗣。所著有求芝堂詩文稿。衛伯玉之哲孫，居然名士；杜審言之家集，復見替人。而況馬革雖埋，豹皮不朽，汝陰配社，叔陽稱神，在公亦何憾也哉？

義犬記

上海邑署有五犬焉，歷任飲食於官，以畜故，不責其素餐也。咸豐癸丑秋，閩廣會匪作亂，陷邑城，縣署事仲兄祖憲死之。邑民殮兄屍，殯於署。署空無人，五犬環伏柩下，不去。父老奉麥飯奠兄者，以祭餘與之。五犬爭相食也。兄屢顯靈異，夜輒聞傳呼升堂聲，賊惡之，毀署。隣兄樞露處，五犬仍環守之。既而居民盡竄，無復來祭。

者，五犬遂相繼餓死。兄死難事聞，詔建專祠，春秋祀，今西門內淘沙場陳忠愍祠之左是也。祠壁圖五犬形，蓋邑民不忍沒其就義之意。噫！世之峨大冠，拖大紳，食官家之厚祿者多矣，一旦事勢決裂，相率而去之，誠五犬之不如，其將何以自解乎？說者曰：「兄履任甫四閱月，臨難之際，慷慨捐軀，一腔忠義之氣，實足以感動物情者。五犬之死，殆以此耶？」此說也，吾甚韙之。

祠聯

福州陳金城（念庭）

名德自有達人後

忠臣必求孝子門

嘉善金安清（眉生）

力竭股肱，繼之以死；

心存民社，歿可為神。

長沙黃芳（荷汀）

慈訓作官箴，從古忠臣皆孝子；

名山昭碩望，於今後哲繼前賢。

邑人曹樹珊等

攝事值艱難，問外患誰招？內憂獨任；  
臨危徵氣節，幸臣忠不朽，子孝兼全。

邑人王慶模等

循吏卽詩人，最難慷慨捐軀，特爲倉山新壁壘；  
忠臣原孝子，想見從容別母，長教滬瀆憤風雲。

秀水汪守愚（虎溪）

像設儼如生，憶當年黃浦從軍，恍觀靈旗昏黑夜；  
交情長不死，倘他日倉山懷舊，重尋詩夢蔚藍天。

嘉定張修府（東墅）

世澤衍隨園，記此邦支舍長留，報最循良，能以仁  
風追產柏

戎機生滬瀆，痛他日畢比誰主，臨危慷慨，獨將忠  
節媲山松。

山右孫豐（蘭溪）

熱血灑堂皇，手格賊，口罵賊，魂殺賊，身裂名全，終

得一棺歸故土

清風馨俎豆，倉山弔，浙水悲，滬瀆歌，祖先孫後，俱  
從百里震奇才。

### 輓章

咸豐三年秋，松江太倉所屬應縣，亂民謀逆，城

池失陷，旋即次第勦平。上海一邑，以八月五

日爲匪逆所踞，又村大令殉焉。至今官軍力

圖克復未下，緬忠貞之大節，感烽火之頻驚，

謹輓四章，略申一慟。

秀水陳德培（子茂）

卅年乍許見英姿，一席深談感昔時。培與又村久未

謀面，七月中至滬，快談善刻。別後卽亂作烽火，故園嗟列婦，隨園

爲學賊所據，時內眷投池殉者二人。琴書舊僕見孤兒。子才先生

家小童死，書姓許氏。後隨先君袁浦。今其孫在署。令非老吏官偏

短，人得垂名死，豈癡才易消磨，忠不泯，倉山今可萬年

知。曩聞吾父嘆荒莊，先君爲隨園，其園中五人之一，受知

最早，年又最少。遊子金陵屢上堂，培曾五至隨園。忍聽靈光

存殿毀，難言衆志共城亡。遙遙千里完臣節，草草三生

付宦場。又刊子家金匱，搗驅滬上年甫四旬，作幸備中載。遠近及

門多少淚，亂流江海不成行。敢效春秋備責人，君毋

我怒妄言陳。一從狂獍遺兇孽，再誤豺狼作護身。君辦

潘小鎗破未盡法，所募練勇皆閩廣人，亂作反噬。承嗣伶仃看弱

息，蹈危艱苦念慈親。褒嘉卹典君恩重，直筆書還賴史

臣。難兄作宰錦城邊，痛切鴿原各一天。令兄少閩才名

藉甚官四川有年。孝養好憑昆弟力，謂務甫令弟。門庭儘有

子孫賢。鐙歌入奏丹心慰，江水無波素旆旋。寄語雲霄

胥莫恨，敢將杯酒酌重泉。

讀上海令袁又村傳賦此弔之 江甯黃 鐸小園

聞說下車始，紅羊劫已萌。惟將才力盡，不計事功

成。獨木難支廈，狂氛早到城。頓教猛士死，黎庶爲吞聲。

刃已貫胸臆，常山舌尙存。大名垂竹帛，正氣秉乾坤。忍

淚別慈母，捐軀報至尊。亂平遺愛在，崇祀慰忠魂。

題上海令袁又村先生祠壁 江都葛晉超補業

莽莽狂飈海上開，先機早已慮塵霾。純臣自壯千

秋節，名士原非百里才。一柱詩壇張補武，半年公府動

民哀。至今風雨靈旗降，猶似堂皇諭賊來。

謁袁公祠弔又村先生 上海葛其龍

交章推乃祖，氣節屬文孫。一死風雲慘，千秋俎豆

尊。羣狐終伏法，義犬獨銜恩。公殉難後，五大守極不去，相繼歿

死。再拜瞻遺範，蒼山舊澤存。

得又村仲弟署上海令殉難計音詩以哭之 鍾綬紫鄉

半載家書滯錦鱗，慘聞兇耗走驚魂。魂竟殉職守完

臣節，敢棄城亡負國恩。皓首慈親逃白刃，青年少婦哭

黃昏。天涯有姊空腸斷，北望停雲積淚痕。六樹荆花

賸四枝，仲姊早故。宦遊常恨會難期。詎知昔歲分飛日，便

是今生永訣時。泡影隙光眞夢幻，生離死別更淒其。干

戈滿地家何在，化鶴還山定益悲。痛亟還思未別翁，

小倉山下好林泉。坐來花月供吟醉，行處樓臺聽管絃。

離緒忽縈千萬縷，鄉心已折十三年。故園慘被黃巾陷，

何日招魂葬墓田。

諷寄滿江紅

得翔甫弟書，驚悉又村弟攝上海，令殉難，長歌當哭，招魂祭之。

兄起，且

凶耗遙傳，頓驚我肝腸摧裂。渾不信，凌霄荆樹，一枝先折。百里豈能酬夙志？九原遽痛埋忠骨。嘆無家難慰白頭親，空啼血。訝小醜何猖獗，悼壯歲成長訣。是功名誤爾，恨憑誰雪？丹詔叨頒優卹典，英魂定掃妖氛滅。隔天涯，翦紙奠椒漿，悲懷切。

版權所有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十一月出版

新式標點  
足本隨園瑣記(全一册)

定價大洋四角

標點者 曹 鶴 雛

出版者 東方文學社

發行人 王 幼 堂

總發行所

上海九馬路  
九州書局

新式標點

小倉山房詩集

四册 五元

隨園話詩

一册 一元八角

隨園詩話補遺

一册 一元二角

隨園隨筆

二册 二元八角

子不語

二册 三元

續子不語

一册 一元一角

